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一

明 何楷 撰

夏少康之世詩八篇

公劉始遷豳也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自漆
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
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自夏道衰下俱

出史記匈奴列傳及周本紀索隱云即詩大雅篇篇
公劉是也 按史記后稷封于邠后稷卒子不窋立

不密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葬
戎狄之間不密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故舊說皆
謂公劉后稷之曾孫自周語載太子晉諫靈王有自
后稷始基靖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之語而周本紀
亦叙稷至文王為十五世故孔穎達疑之謂計虞及
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必皆八十許年乃
可充其數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羅泌亦云
史載契十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叙后稷十有五世
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
脫甚矣又引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
生台鹽台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謂稷之後世多矣
不密不得為稷子而楊慎嘗見呂梁碑所載其世次
亦與此同及史記載劉敞說漢高帝有云周之先自
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夫公劉居豳既當夏桀之時則其非后稷曾孫明矣
然愚考竹書載夏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註謂后稷

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則公劉之興當在此時而
詩中如行葦甫田大田諸篇宜皆為公劉之詩其詩
中皆有曾孫之語則公劉之為后稷曾孫似無可疑
史遷之叙世次未必無本然不應與劉敬傳相踈
大抵傳述每多譌異史汎採而不能精不然據詩咏
遷幽乃公劉事史記於劉敬匈奴二傳亦以遷幽屬
之公劉而周本紀乃云公劉卒于慶節立國于豳何
也又本紀祖周語祭公謀父之說謂夏之衰棄稷弗
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匈奴傳乃直云夏道衰
而公劉失其稷官又何也若諸儒于十五王世次之
疑固不為無理金履祥謂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
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此論蓋近之矣裨官
小說所傳出於經史之外者固不足深信又按邠在
今武功縣邠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特百
餘里然自不窋已自窋于戎翟之間不居邠矣程泰
之謂慶州南三里有不窋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

自不密城邊非自邨遷也至匈奴傳所言公劉變于西戎者蓋謂公劉居戎地而能振奮以自變異耳非謂其變于夷也乃金氏則以七月及篤公劉皆蟲之遺詩其說曰篤公劉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倣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絲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為蟲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槩以先公之事為樸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

乎兩漢文物之久而白狼之詩譯于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涼州之遍甘伊之聲列于樂況幽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虛而公劉接聞文教流傳之後又當變戎為華之初為諸夏方新之邦乎故篤公劉七月之詩端為幽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按此說深為有理故從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

陽韻

迺場迺疆

陽韻 豐氏本作壘

迺積迺倉

陽韻

迺裹餼

陸德明本作糗

糧

陽韻 陸本作糧

于橐于囊

陽韻

思輯

孟子作戢

用光

陽韻

弓矢斯張

陽韻

干戈戚揚

陽韻

爰方啓行

叶陽韻 戶郎翻

賦也 篤徐錯

云本作筮假借作篤說文云厚也周書武成篇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所謂克篤即積功累仁之意又祭公謀父云我先王不窋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

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此亦可識篤字之義然則篤之一字固周之先公相傳家法也每章皆以此起語贊之之辭也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孔安國云公爵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公劉必字也孔穎達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于時未有諱法季云公者侯國尊君之通稱劉名亦如古公之稱亶父也匪通作非居通作凡說文云處也康爾雅云安也匪居匪康言不以戎翟之間為可以居處之地而遂安寧也輔廣云公劉失職而自竄于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迺驚辭也解見繇篇場疆與信南山篇不同此以邊境言左傳云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又云疆場無主則民生心皆謂國之邊境非指田也又云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姑盡所備焉。正此迺場迺疆之義。但說文訓疆為界，訓場為疆，既以疆場並言，不應義都無別。愚意場是防之，于外如遠斥堠，固封守之事。以地至此，易主故名場也。疆是備之于內，如嚴干柝，詰姦慝之事。觀孟子言入其疆，則知疆是指境內言也。若田之疆場，則以八家之田各有其主，已田之外，即屬易主。故舊說以場為小界，一井之田，統為一疆。故舊說以疆為大界，所取不同。當以意通之時，公劉將有遷都之舉，故先于疆場致其警備。所以防外侮而固人心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禾曰庾。甫田篇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解見楚茨篇。按史記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際泰云：西夷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固然耳。迺襄二句，相聯說與上文積倉對看。孟子解甚明。襄說文云：纏也。韻會云：包也。釅說文云：乾食也。徐云：今人謂飯乾為餗糧。說文云：穀也。毛

傳云小曰橐大曰囊孔云囊橐俱用裹糧食而異其文
明有小大之別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
為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
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
以容人是其大也徐云按字書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然
則橐今纏腰下者嚴榮云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
米盛于囊也乾餼盛于小橐糧米盛于大囊思輯以下
專承乃裹二句言思念也輯說文云車和輯也故以為
相和輯之義用猶以也光毛云顯也當其在戎狄中民
之瘡痍驚擾曾無寧日安所得輯公劉所以汲汲欲遷
都者乃思令其民脫侵侮橫加之苦享生息保聚之樂
以此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地也又輯字若
依孟子作戡則戡乃藏兵之義公劉遷都正思弭于戈
之患亦通于矢斯張解同賓之初筵篇于通作戡說文
云盾也爾雅云扞也孫炎云干楯自蔽扞也戈說文云
平頭戟也徐云小支向上則為戟平之則為戈咸通作

鉞說文云戍也戍者大斧也今文作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以戍為斧揚為鉞非是揚之訓鉞其義無所出也揚說文云飛舉也字从手蓋謂以手舉之其運用之妙則如飛也此總上千戈戍三者言與上文張字對看孔云以弓矢言張故知千戈威揚為人秉之也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方者方嚮之義因以為未至之辭故或訓且或訓始其義一也啓通作启說文云開也从戶从口開之義也啟行鄭云開道而行也整戎器以行欲使翟人知有備而畏威也按皇王大紀云公劉遭夏氏之亂勤勞于民民用富厚和協輯睦備其戎器抗中華之難要知公劉居戎翟間非武備修飭不足以銷外患而固吾圉故篇中言之不一而足首章曰迺場迺疆又曰弓矢斯張千戈威揚次章曰韝琫容刀五章曰其軍三單末章曰取厲取鍛可見公劉固惓惓以此為事矣然遷國乃重大之役必待斯民富足之後而後敢議豈易言哉故孟子引此詩

而釋之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然後可三字最得公劉之心即經文方字之義又
 觀居者二字則知舊國所在其民猶有居者蓋新都止
 基未定自無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之理觀末章止
 基迺理爰衆爰有乃是就績至者言故知章首言迺場迺
 疆亦所以為居者設衛使敵國外患無繇乘虛而入也
 呂祖謙云毛鄭以公劉居于郃而遭夏人亂避難遷于
 豳且以為在郃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
 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
 自不密已窺于西戎至公劉而後興疆場積倉內治既
 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
 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境內也陳際泰云太王之遷也
 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而處
 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

篤公劉于豳

斯原

元韻亦叶真韻虞靈
翻又叶寒韻五官翻

既庶既繁

元韻亦叶真韻微
雲翻又叶寒韻蒲

官翻又叶先 既順迺宣 先韻亦叶元韻沉素 而無永歎

韻分汾翻 叶寒韻他干翻亦叶先 陟則在巘 叶元韻魚軒 復降在

原 韻見 何以舟 叶蕭韻 之維玉及瑤 韻 鞞琫容刀 叶蕭韻丁

卿翻 賦也胥通作疋說文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 弟子職云問疋何止是也字形與足相似斯此也原即

下章之溥原公劉所遷之地所謂豳也何以知之以斯 原斯字知之于胥斯原言公劉足迹至于此原也一說

胥相也公羊博以胥盟言相與同來而至于此 原也亦通既庶二句乃公劉自道其相度之意庶說文

云屋下衆也此但取衆義繁通作煩說文云熱頭痛也 此但取熱義人衆則熱也亦如烝本火氣上行之意轉

訓為衆其義正同巖云言庶而又言繁見歸者愈多也 按毛傳謂公劉去豳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孔謂不

知出何文愚意毛去古未遠定有所本據此推之則既
底指本國之衆既繁指他國之衆也順說文云理也地
與人相宜之謂宣爾雅云徧也永長也自後日言之故
曰永歎說文云吟也即太息也公劉既至此原矣因念
此日從遷者既衆且繁必此地果既順適而相安乃可
以居之徧而不至有後日之嘆歎耳是胡可以不慎故
一步一降相視之極其周如下文所記是也陟說文云
登也說文無巘字通作巘爾雅云重巘隙郭璞云謂山
形如累兩巘巘也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愚
按如郭所解自是解重巘之隙耳詩單云巘則非重者
但其山形如巘而已此即下章所謂迺陟南岡者復說
文云往來也言往而復來故爾雅以為返也降說文云
下也原即上文之原初已至原矣既又升巘以觀而復
下來以見其相度周詳雖勞不恤也鄧云陟則在巘相
山之宗也復降在原察土之冲也舟說文云船也毛訓
為帶未見所出且亦難通下章言逝彼百泉則有用舟

處可知已此于胥斯原以前事蓋追述之下章則順言之也云何以者詩人言公劉之在舟中其容飾何如乎自問之辭也維玉二句答詞瑶說文云玉之美者季云瑶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為瑶耳孔云鞞者刀鞘之名琇者鞘之上飾愚按三朝禮言天子玉琇而玼玼諸侯盪琇而璆玼則琇字雖从玉而非玉名乃刀鞘受飾之處名之為琇耳容刀孔云容飾之刀按刀無受飾之處當是指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為刀之容即所謂玼也玉琇兩物或飾之鞘上或飾之刀柄此公劉所佩也公劉乃諸侯而刀之鞘柄皆得用玉者夏禮無攷舊說謂帶玉佩以上下山

篤公劉逝彼百泉

叶真韻

瞻彼溥原

從倫翻

原迂遠殊甚

叶真韻見上章按上章以繁獻叶原而獻只有元韻一叶則上章二原字但當只用元韻今此章以泉叶原意泉亦宜有元叶而韻書不載乃二字並叶迺陟南岡陽韻真韻則何以通于上章之獻乎當俟再考

乃覲于京

叶陽韻
居良翻

京師之野

叶語韻
余呂翻

于時處處

叶語韻
澈呂翻

于時廬旅

韻語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韻

賦也
逝鄭玄云
往也此指百泉言張

子厚謂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是也然此百泉乃有所在非汎指衆泉之謂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季云百泉者平涼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至邠州愚按詳此則上文所謂舟者亦汎于涇水之舟耳蓋自不窰竄于西戎其地即今慶陽府是也廣輿記載府境古蹟有不窰城又有不窰塚在府城東碑久剥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不窰氏陵再傳至公劉則居寧州亦今慶陽府所轄古蹟所謂公劉邑也春秋時為義渠戎國其踪迹甚明厥後公劉往遷于豳蓋道繇慶陽經平涼而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乃涇水所

經而百泉則入于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故詩人咏及之舊說相傳但謂公劉自邠遷豳而百泉遂茫然不知其處矣誦古人之詩而不審其遺蹟亦何以論世乎瞻說文云臨視也溥說文云大也李巡云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溥原即豳地以其地形廣平則曰原狀其大則曰溥非先有此地名也何以知之以第二章但言斯原第五章分言既溥知之鄧云逝泉瞻原觀水之鍾也岡爾雅說文皆云山脊也南岡岡之在南者季云謂面山也乃者曳辭也觀毛云見也京公羊傳云大也與溥義同即溥原也蓋見其原地廣大故贊之以溥又呼之以京耳固非地名亦非高丘之謂果京為高丘何必陟南岡以觀之乎陟而後觀明是自上俯視之意師易傳云衆也京師之野鄭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按此用京師字與天子所居稱京師雖字義同而語意不同彼京師聯文公羊傳謂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其解自確此京師句京字畧斷是頂上乃觀于京京字

而言鄭解是也董氏謂京師之稱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殊屬附會時通作是音之近也蒙上文言處說文云止也上處字謂作宅舍以居處之下處字謂民之當居處於是者蓋指本國之人言也廬毛傳說文皆云寄也孔云地官遣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衛戴公廬于曹亦謂寄在曹地也旅鄭云賓旅也按旅本軍五百人之名而借為賓旅之稱者徐云衆出為旅寓故謂在外為旅也于時廬旅言于此作容舍以廬其旅者指外國之人言與末章止旅乃容相應毛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蘓轍云言施教令語議政事重言言言語者以所言所語非一端故也上文言處處廬旅則從遷之人既皆得所居矣然不可無君以統攝之故于此營建宮室設立官府以聽政出治焉

篤公劉

于京斯依

叶絛韻讀如

蹌蹌濟濟

俱上聲

俾筵俾几

絛韻既

登乃依

上見

乃造其曹

叶尤韻
祖侯翻

執豕于牢

叶尤韻
落侯翻

酌之用

匏

叶尤韻
蒲侯翻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飲宗無叶大
全云就用之字為韻

賦也京即

上章乃覲于京之京依謂依之以居也總上于時處處四句而言人既依乎此則宗廟之神亦依乎此矣故營建甫畢即首舉遷廟之禮踰動也濟之為言齊也凡有事于新廟中者其不一而趨踰之際無不整齊如下文設筵几之人亦其類也俾使也筵几解見行葦篇但此筵几乃供神者按周禮春官司几筵職云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周祀禮之筵几如此公劉夏世其禮無考登謂登進神之衣服于坐也依神所依也祭統篇有云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正此詩義疏考妣共几謂之同几按大戴禮記諸侯遷廟之禮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于戶牖間有司皆先

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入奉衣服者升堂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事畢乃揀日而祭蓋其禮之大畧如此祭侯擇日惟奠衣服于席上奠幣于几東以徙廟告而禮已畢故詩所叙述亦僅止此孰謂古禮遂無徵乎乃造其曹以下則鄭玄所謂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也造說文云就也蔡先生毅中云即盤庚有衆成造之造愚按此字有去來二義主我言則為往就彼主彼言則為來就我也若此造字乃使彼就我者也曹本作瞽說文謂獄之兩曹在廷東治事者也愚按今治事之官皆呼為曹蓋本于此如六曹是也此曹字正指羣臣凡同姓異姓皆在乃造其曹謂進其羣臣于公所將與之燕飲也執者執而殺之牢說文以為閑養牛馬闕也愚按養豕之處亦名為牢晉

語大任漉于豕牢是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匏解見
匏有苦葉篇字从包說文云取其可包藏物也羅願云
瓠與匏以大小長短甘苦為間然古今亦通言瓠陸佃
云以瓠盛酒冬則煖夏則冷毛云執豕于牢新國則殺
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孔云執其豕于牢中以為飲
酒之殺惟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
劉新至燕地殺禮也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是自然之
物故云儉且質也食之蒙上執豕句飲之蒙上用匏句
君之宗之者毛云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朱子云宗尊也
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按君宗即
燕飲中事公劉自以一身為羣臣之君宗也對異姓之
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合上四之字俱指羣臣言徐
光啓云大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陸森嚴
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廉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
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尊和勅業之君與其臣披
榛斬棘沐雨櫛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

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也又呂祖謙云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轡子以昇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為詐讓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愚按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自宗法不行民遂渙散東萊此論甚有關係然此第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朱子之駁固自中理

篤公劉

既溥既長

韻陽

既景迺岡

韻陽

相去

其陰陽

韻

觀其流泉

韻先

亦叶真韻
見第三章

其軍三單

叶先韻
時連翻

度其隰原

叶真韻見
第三章

徹

田為糧

陽韻

度其夕陽

陽韻

幽

豐本作邠

居允荒

陽韻

賦也民居既定宮室既

成於是。是亟亟授田制賦。此立國之本事也。溥指原言長指泉言。瞻彼溥原其地則既溥矣。逝彼百泉其流則既長矣。既已考之日景以正其四方之位矣。而復登高岡以望其形勢者何哉。蓋所以相視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燠。使種植各適上之宜。如黍宜高燥稌宜下濕之類。又觀其流泉之所經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如水東畝南水南畝東之類。其軍三軍初從公劉往遷者也。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者副丁也。意古法亦當如是。大國諸侯則有三軍。公劉遷國當在道時具三軍以行。首章所謂張弓矢揚干戈。威者皆此輩也。計每家當出軍一人而副丁老弱不與焉。故謂之三軍。單之為言隻也。獨也。觀此則公劉初遷其非空國俱行益明矣。鄭云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孔云夏殷大國百里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又毛傳訓三軍為相襲孔云重衣謂之襲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始發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今按三重皆單之說固似可通但婦女老弱何得以軍名且至幽之日軍即應罷而無端附見一語于此殊屬疣贅詩之言此正所以為下文度隰原二句張本以一家止一夫受田其餘非老幼則餘夫也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農即為兵無事則兵還歸農此三軍之衆既已先隨公劉至幽而解嚴矣宜有分田以授之度者計料之意下濕曰隰高平曰原乃周禮五地之一按禹貢雍州有原隰底績之文幽在雍州正原隰之地其地或有上中下不同故必量度其等則而均授之

也詳見信南山篇微說文云通也曰微田者通力而耕之謂即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者糧穀也穀出于田田之所入則為糧兼君與民皆有一井之入公取其一民取其八也而入之公者軍賦皆出于此按甫田之詩愚以為幽雅其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者正是周人百畝而微之法公劉為夏諸侯何得不遵五十而貢之制豈亦夏道衰微公劉固得于其國中自以其意變而通之而其後子孫遂仍之而不敢改與然井田之法實起自黃帝則又非公劉創為之者商人行助實原于此及周公始改名為徹蓋有味于通力合作之義以取此名也又先儒考周之徹法惟都鄙用助而鄉遂仍用貢然則公劉雖變夏法蓋亦有不盡變者特其詳不可攷耳鄒忠盾云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曰景以求地中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
為軍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
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是其典章周密固肇自周公
然大畧已具于公劉一詩矣度其夕陽之度與上文度
意同爾雅云山西曰夕陽孔云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
名夕陽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
何山也譜謂幽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幽踰梁山
注謂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為
梁山乎愚按此言夕陽蓋指田地之近梁山者孔謂總
一國而言則非也此以待夫三單之外績至而受田者
黃佐云夕始得陽之田必不甚宜于民惟以生齒日繁
歸附日衆每夫百畝非舊田之所能容故又度此以廣
之耳前章言斯原言溥原言京總是幽地但未露其名

至此始指出幽字幽亦作邠允信也荒者荒蕪而不明
之貌故借為遠大之義朱子云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
而幽人之居
于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幽
白虎通豐
本俱作邠
斯館
叶翰韻古
玩翻白虎

通作
觀
涉渭為亂
韻翰
取厲
陸本
作礪
取鍛
韻陸
本作礪
止基迺理
韻紙

爰衆爰有
叶紙韻
軌翻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澗澗
為韻
止旅乃密

質
韻
周禮注陸本
豐本俱作汭
鞫
漢書注作尻
周禮注作坻
之即
叶質韻子悉翻
賦也雍土記

云幽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舊三水縣公劉立國處館
說文云容舍也孔云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所
以止舍其中愚按觀下文言取厲取鍛則此館非以居
民乃官府造作之處百工來者不必皆本國之人故為
館以居之白虎通云后稷封于邠公劉去邠之邠詩云
即有邠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館周家五遷其意一

也皆欲成其道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然下文言為亂則是用舟此蓋水旁之不可舟行者故用涉耳張守節云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郡縣志云邠州公劉所居之地州治新平縣即漢漆縣按漆縣即今永壽縣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爾雅云正絕流曰亂孫炎云直橫渡也孔云乘舟絕水為亂而過也徐云羸悍石鍛說文云小治也蒼頡篇說文云旱石也徐云羸悍石鍛說文云小治也蒼頡篇云椎也徐錯云椎之而已不消故曰小治嚴云今考鍛打鐵也其字从金嵇康好鍛是也粗厲之石可以磨兵器經鍛之鐵可以治戎具皆涉渭以取之思患預防所以衛民也陳際泰云夫定軍賦也取厲鍛也為政有三取材有五誰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治及此有備也夫止居止也基本牆始之義爾雅以為謀也邢昺云基者作事謀始也理本治王之義故亦以為治也止基乃理言公劉所以為居止之始謀者已無不治猶云美哉

始基之矣此總縮前文所言相宅授田經武三者皆乃
理之事也衆指初來者言上章言度彼隰原度彼夕陽
以授之者是也有指續來者言謂相續而愈有故下文
又言夾皇澗遡過澗以居之也夾說文云持也字从大
左右兩入有夾持之象孔云夾者在其兩旁皇說文云
大也澗說文云山夾水也按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
兩山之間必有川馬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皇澗兩旁皆
平廣可居故民居相嚮夾之遡字本作澗說文毛傳皆
云向也按逆流而上順流而下皆曰澗特以洄游為異
說見蕪葭篇過澗謂澗之橫過者孔云遡其過澗而處
謂開門嚮澗也大率民居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
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
所以利民也今按二澗不詳所在為二為一未可知也
此皆指本國之民言以下文有止旅句隔之彼旅字乃
指十八國之人耳密字从山本山如堂者之名或又訓
稠對疎字言當是以山木茂盛故有稠密之義又通作

安說文云安也二義皆通但詳語意只當以稠密言芮
水名或通作洎何景明云芮水出邠州西北東入涇洎
水在隴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藪入渭不入涇公劉芮勒
之即言邠也非隴也愚按禹貢雍州有涇屬渭洎之文
說者謂涇水居中上屬于洎下屬于渭則洎渭相去殊
遠原不相涉而其中後又言會于渭洎則不得不以水北
解洎如為洎維洎之例今觀何說則芮洎固有二水涇
屬渭洎之洎正當作芮而會于渭洎乃謂會于渭與洎
合流之處耳但地理志明載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
西北東入涇注引此詩為証汧縣今為鳳翔府隴州而
郡縣志亦云涇州良原縣有洎水一名宜祿川西自隴
州華亭縣流入則與何言洎水入渭不入涇殊異川塗
遼邈足跡未到奚繇能得其實以何固秦人所記必或
無爽故存之又按芮亦國名地理志謂在馮翊臨晉縣
即今西安府之高陵縣是其地也疑當時幽地竟轄至
此亦未可知非虞芮之芮也鞠毛云究也按爾雅鞠究

皆訓為窮孔云勒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
愚按若以芮為地名則芮勒亦地盡之處即徐鍇云猶
就也巖云來止之旅日以益密於是又就芮水之外而
居之呂云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
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黃佐云利用遷國易國
有之虞夏之世代有屢遷者然盤庚之遷耿也以瀉鹵
塹隘之地而有蕩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而從之觀其
巨室胥動浮言小民不適有居而為臣者傲上從康乃
伏小人之攸箴內外不和吉言于百姓衆感之顛矢言
之出始告之中威之既遷而綏爰之若不克舉焉而公
劉長西戎之衆裹糧之行不俟再訊斯原之相十八國
從遷下無永歎之赤子上有踰濟之羣臣富庶之效不
日臻焉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聖人舉事如此
而已雖其憂國愛民之心兩君如一而民情之順逆天
地懸殊則亦其平日之所感有異耳故曰君子信而後
勞其民後之遷國者要當以公劉為法可矣然怨詐逆

命之民而以口舌代斧鉞以至誠攝忠信不怒而不譴焉後世厲民自養者其母以盤庚為口實哉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

民而獻是詩也朱子亦仍其說王安石云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而申培說則云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子貢傳亦以為訓成王但作者之人闕今按此詩謂作于召公固無所據詳觀詩意皆陳公劉遷豳之事而畧不及文武繼述之言又文詞奇古與文王大明諸篇體製不同則似豳人本有此詩以詠公劉如七月亦豳人自述豳風而周公舉以告成王後人遂謂周公所作然則公劉之詩得無亦周召之輩舉以告成王者與

七月豳風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按豳公者公劉也造周者周

家王業自是而起也舊說皆本序謂周公陳此詩以告成王與書無逸篇同意子貢傳申培說亦皆以為周公陳農政之詩金履祥云讀七月之詩可以見豳民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意者豳之遺詩周公陳之以為矇工之頌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然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何也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于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宋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

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繇興也與劉安世云公劉豳國之君七月公劉之詩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彭執中云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于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鄭樵云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鄧元錫云豳七月其帝化乎進于王矣百姓日用飲食而質矣是天德也又云蓋于七月渙然于天人之合也靡人非天人靡事非若天也無思無為終守淳固順帝則而無庸識知也古德之盛風化之本也徐光啓云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于和氣浹洽根幹纏綿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

之命享過歷之祚昔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
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三輔黃圖云秦有四
塞之固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
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本業故幽詩言
農桑衣食之業甚備秦都咸陽徙天下富豪十二萬
戶漢高帝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于
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兼并之
家于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是故五方錯襟風俗
不一貴者從侈靡賤者薄仁義故漢之京輔號為難
理范景文云讀豳風一篇何意遐荒苦寒之地綠華
芳草蔚為文明今齊魯燕晉之區
多有越數百里無炊煙者又何也

七月流火

叶尾韻
相鬼翻

九月授衣

叶尾韻
隱豈翻

一之日噉

說文豐
氏本俱

作暉釋發

叶質韻非律翻說
文豐氏本俱作反

二之日栗

陸德明本引說
文作颯豐作稟

烈叶質韻力質翻釋文引說文無衣無褐叶霽韻許屬

胡結作颯崔靈恩注豐本俱作列何以卒歲霽韻亦叶屑三之日于耜紙韻四之日舉

趾紙韻漢書豐同我婦子紙韻饁彼南畝叶紙韻毋節田

駿至喜紙韻鄭玄云本作饁賦也首章總以衣食發

終前六句之意自六章至八章所以終後五句之意七

月斗建申之月也張子厚云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曹氏云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流毛傳云下也

火大火星即大辰也解見小星篇左昭三年張趯曰

火星中而寒暑退孔穎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

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

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

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

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所以五月
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鄭玄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
夏至中星名答曰曰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
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
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
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曰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
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心
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
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昴宿也其東方
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
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五言之
耳是鄭以日永星火為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也
又按周洪謨云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
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并錄以俟考
朱子云心火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
則下而西流矣左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

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按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猶西流者以此時火
未盡沒尚是九月歷官失一閏故也是可見火自六月
昏中之後下而過西皆稱流也亦以天傾西北故云然
程子云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
以七月流火為首張子厚云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
常于半年前提撥又按發端先以秋冬為言者以幽地
多寒故豫先為禦寒之計耳九月斗建戌之月授說文
云予也授衣家長授于家衆也以下文云無衣無褐褐
乃賤者之服故知之且家事聽于長故也朱子云九月
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
之日四句原其所以授衣之故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
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夔月言日者毛
云十之餘也孔云謂數從一起而終于十更有餘月遂
以一二紀之也此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
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于十一月皆

以數配月而稱之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己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三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愚按以三四繼一二總是蒙上之文故有以正月為十二月者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後漢書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室十三月不以太族為室便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朱子以為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張子亦云言

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愚按二說俱于理未安
總之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為日長一線之始也本
歷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為夏正建寅之始也因思易復
卦有七日來復之文舊解亦屬未確以此詩一二三四
之日例之易之七日正謂五月耳五月一陰初生而羣
陽以次剝盡今則一陽復來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也感發毛云風寒也按感說文云羌人所吹角屠感以
驚馬也徐錯云今之感粟楊慎云感發之為風其義隱
而難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粟正謂風吹籬落
聲似感粟與詩意合感粟今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其
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發疾貌粟烈毛云寒
氣也按粟木名其實下垂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有戰
栗之象人遇寒而膚粟類此烈火猛也本無寒義但以
其為嚴猛之貌取以象寒威耳孔云仲冬之月待風乃
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愚按感粟羌胡龜茲
之樂古樂未聞楊說雖有理未敢深信疑古文音同者

頭兩金象古之耦黃佐云于耜謂昔改歲時入此室處
今則往中田之廬而修田器錢鏹之屬然獨以耜言者
所謂耨及良耜有畧其耜詩人以此為重而言之將以
起土而耕必資于耜也孔云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
修耒耜具田器然則修治耒耜當季冬之月今幽人正
月修耒耜二月始耕者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謂寒晚
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較中國遲一月也四之日斗
建卯之月二月也舉說文云對舉也趾足也耕以足推
故須用足二耜為耦故云對舉也月令仲春之月云耕
者少舍節元鋤云少舍言無或舍息急農之至也此言
舉趾所謂少舍者也同我婦子程子云我婦我子同來
致餉也我農夫自我也饁杜預云野饋也所謂餉也李
氏云卻缺耕于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
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王安石云畝大抵以南為正故
每曰南畝補傳云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
西北傍陰則不實孔云周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

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
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
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田峻典田之官爾雅說
文皆以峻為農夫鄭玄郭璞皆謂今之耆夫是也邢昺
云田峻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耆漢及東晉亦有此
官謂之耆夫故鄭郭皆云今之耆夫愚按夏書胤征篇
有耆夫馳之語則夏時已有此官非始漢晉矣周禮無
田峻之職益知此詩及甫田大田皆非周詩也至喜者
田官巡行阡陌來至而見其民之勤于農事則喜也劉
公瑾云二月而即舉趾治田早也壯則在田婦人則致
餉用力齊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
幽人乃不待勸而能此田峻所以喜也輔廣云婦子饁
彼見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見上下之志通以上言食
之為急也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
耕田之初而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
月以至四之日循序敷行更復渾成此所以為化工之

筆也朱善云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五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二韻見首章

春日載陽

韻豐本作場

有鳴倉庚

叶陽韻居郎翻

女執懿筐

陽韻豐本作仁

遵彼微行

叶陽韻戶郎翻

爰求柔桑

韻

春日遲遲

支韻

蔡邕

支韻

女心傷悲

支韻

殆

釋文一作迨

及公子同歸

叶支韻

渠為翻

賦也巖云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再言流火授衣者鄭云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于此愚按九月授衣主今年而言以其序求之則春日載陽以下皆明年事也第三章做此蓋思此衣之所從來則圖之不得

力耳春日孔以為建辰之月亦未是按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云二月采蘋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載始陽溫也爾雅四時春為青陽注云氣清而溫陽又劉熙釋名云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也倉庚黃鳥而黑章即葛覃黃鳥也解見葛覃篇陸佃云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汲冢周書云鷲蟄之日倉庚鳴蓋蠶生之時也婦人未嫁稱女懿爾雅說文皆以為美也愚按猶言精緻也筐本作巨徐鍇云受物之器象形正三方也遵說文云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蠶初生桑始發也遲遲日行舒緩也孔云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惟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愚按孔說固是然遲遲在載陽之後自是晝刻較長非但

晝夜平分時矣。蔡解見采蔡篇。徐光啓云：蠶之未出者，驚繁沃之則易出。今養蠶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蠶。朱子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蔡啖之。蓋未嘗目覩此事，以意解之耳。祁本邑名，故字从邑。或訓為大，或訓為徐，或訓為衆，總不能明其義。愚意當通作歧，凡山之旁出路之二達者，皆謂之歧。此於衆多之意為近。詩其祁孔有興，雨祁祁，祁如雲，皆同斯義。若以采蔡篇破之，祁祁通之，則此篇采蔡祁祁概幽公宮中之人亦在其中矣。故下文有及公子同歸之語也。女即執懿筐之女，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殆將也。其殆庶乎之殆，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昭三年，公孫董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又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諸侯之女亦稱公子也。同歸即素冠篇：聊與子同歸之義。言其趨向亦欲與之同也。幽公

之化自家而國春日遲遲之時公子亦出而與于采芣
此執懿筐之女見之不覺悲傷感念誠見民生在勤雖
貴介公子猶不敢自暇逸如此相與則而象之所謂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毛鄭以為春女悲秋士悲春
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
悲也悲則始有欲嫁之志信如所言以處子而作嫁想
豈幽風敦龐之俗哉或謂時偶值有子歸
之事或又謂豫有離親之感均屬附會
七月流火

見上
八月萑葦尾韻盤月條桑陽韻取彼斧斨陽韻以伐遠揚陽韻

猗齊詩作猗彼女桑陽韻七月鳴鵙錫韻孟子注作缺八月載

績錫韻載玄載黃陽韻我朱孔陽韻為公子裳陽韻賦也

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
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八月斗建酉

之月萑葦解見薰葭篇毛云豫蓄萑葦可以為曲按月
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
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注云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籩筐
者孔云薄用萑葦為之以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為蠶之
用故傳云豫蓄以為曲也蠶月治蠶之月以月令祭義
考之正謂三月也月令之說見前祭義云大昕之朝君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鄭
氏謂大昕者季春朔日之朝也此詩自建寅之月以至
建丑之月皆有獨少建辰之月有其事不紀其月亦古
人行文變幻處條長也厥木維條之條言三月之時桑
枝方條達也折說文云方登斧也孔云隋登曰斧方登
曰折折即斧也惟登孔異也按隋謂孔形狹而長也登
斧空也劉熙云折之言戕也所伐皆戕毀也遠揚朱子
云遠枝揚起者也孔云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
而采其葉巖云桑性以斬伐而始茂取斧折以伐其條

又豫為明年之計也程大昌云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
率皆稠行低糝無有高及二丈者猗通作倚巖云猶依
也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又齊詩作猗故毛傳
謂角而束之曰猗蓋取此猗義也女桑爾雅云椶桑也
郭璞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巖云物之
小者稱女猶今稱女墻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
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
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繫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
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
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鳴爾
雅云伯勞也郭璞云似鷓鴣而大楊慎云形似鷓鴣應
鶴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曹植云伯勞以五月鳴應
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
聲鳴故以其音名云性亦能擊搏鷹集于林則盤旋鳴
聒候鷹飛輒擊之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又名搏勞
又名伯趙趙者疾也左傳云伯趙氏司至也通卦驗云

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翬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為司至之官陸佃云說文以為翬歛足也今鴟飛歛足腹下羅願云按時訓云鴟不始鳴號令壅偏高誘以為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殊之棘上而始鳴今俗云鴟在林間鳴蛇于其下蟠結不動飛去則伸其所踏枝可鞭兒令速語以其當萬物不鳴時而能鳴故以類求之或見夏小正訛鴟作鴟而孟子注以鴟為鴟遂以兩字通用按馱名鴟馱巧婦也與鴟無涉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鴟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鴟鳴可績之候也嚴云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鴟之鳴先時感事也載之言則蓋音近也績說文云緝也孔云陳風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也玄黃朱皆色之正者于是始染以獻總上絲織而成帛麻織而成布言呂祖謙云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一說春帛是寒服秋布是暑服亦通玄毛云黑而有赤

也按考工記鍾人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鄭注云染黑者三入而成纁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緹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緹緇之間其六入者數孔云玄色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也朱毛云深纁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鄭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孔云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為四入也三則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于纁故云深纁也孔甚也陽毛云明也孔云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為光明也按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謂之夏者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于斯時也天朗氣清五色皆可以染故繫之八月之下也公子與上章公子同玄黃以獻之君

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獻為公子
 裳非徒表藹然家人一體之意誠見采藥之公子能勤
 婦功而比絲麻乃婦功所成亦猶之稱絲劾功之意耳
 章中言七月八月蠶月皆是逐年如此作去歲看亦可
 作今歲明歲看亦不必拘拘分疏朱子云以上
 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

月秀萸

蕭韻

五月鳴蜩

蕭韻

八月其穫

藥韻

十月隕穽

藥韻

一之

日于貉

藥韻

取彼狐狸

支韻

為公子裘

叶支韻渠之

翻豐本作求

二之日

其同

東韻

載績武功

東韻

言私其縱

東韻

獻豸

周禮注作肩

于公

東韻

賦也四月斗建己之月王安石云陽生則言日陰生
 則言月然四月正陽而言月何也四月陰生氣之先至
 者也嚴云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
 四月陰胎萌也曹氏云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

至著盖有漸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孔云分別異名以曉人故以秀為不榮然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萹草名鄭疑為王萹非也劉向說此味苦苦萹也按爾雅云萹繞蔞莞郭璞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本草云遠志一名蔞莞一名繞萹一名細草廣雅云一名王連一名蔞苑圖經云根色黃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又如華豆葉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華白色根長及一尺嚴云今遠志苦澁之甚醫家以甘草熟煮之乃可用又丘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云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為苦萹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萹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萹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萹也穎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五月斗建午之月蝸娘蝸也夏小正作

良蜩傳云良蜩者五采具按爾雅蜩種不一有蜉蜩有
塘蜩據小正良蜩塘蜩皆以五月鳴揚雄方言云楚謂
之蜩宋衛之間謂之塘蜩陳鄭之間謂之蜉蜩秦晉之
間謂之蜉果如所言蜉蜩塘蜩通是一物夏小正不應別
而言之而蕩詩云如蜩如塘則蜩自蜩塘自塘其非一
物明甚毛氏于彼傳云蜩蟬也塘蜉也當以此說為正
塘蜩改名蜉則蜉蜩得專名蜩矣陸佃云蜩亦蟬之一
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鷄蜩范是也一名蟬為
其變蜉而蟬故曰蟬又小正月令七月寒蟬鳴寒蟬似
蟬而小一名寒蜩即今啞蟬非此蜩也錢天錫云因天
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于冬而萌于夏蟲民早計如此
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此與下章覩昆蟲之變化者
不同獲說文云刈穀也孔云八月其獲者惟有禾耳十
月斗建亥之月隕說文云从高下也又云凡草木皮葉
落墮地為葍徐鍇云此言草木而從葍者木葍與草同
也又說文有葍字其義則木葉墮地徐以為隕葍當用

此集字但古今字異此字今所難行也以上四句言陰
氣之繇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裘褐不可緩
之意于貉往祭貉也按周禮大司馬之職中冬教大閱
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率其民而致之大司馬質明
樊旗誅後至者有司表貉于陳前舊說云貉師祭也立
表以祭故謂之表貉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
甲冑弓矢于前置稍其後以依神禱氣勢壯而多獲羅
願云貉善睡之獸似狐畜而養之扣之即悟已而復寐
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為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為
位蓋豮之將出貉為先導表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
祭而取之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漆澤于是得白狐玄
貉焉以祭于河宗此周禮獵祭貉之驗也狸者狐之類
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故
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辨人狸別狸善搏者也為小步
以擬度焉其發必獲謂之狸步量侯道法之古者王大
射則射人以狸步張三侯陸佃云狐善疑狸善擬不可

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
狐狸為公子裘言往祭裘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也孔
云禮言狐裘多矣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
謂狸製狸裘也陳祥道云夫公子無豫于事而狸裘東
郭即戎而狸製則狸裘非禮服之裘也傳又曰臧之狐
裘敗我于狐貍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此公子
謂豳公之子與上二章女公子不同豳績者婦人之事
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
狸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閔光德云豳績狩獵不
專為君但于勤生之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耳其同者鄭
云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或引周禮小司徒職云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注謂竭作者正卒羨卒盡出也一之日只正卒往二之
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同愚按此說絕無稽據今以
下文獻豸于公觀之則公固在田所矣鄭解為是又一
之日行表貉之祭似與周禮中冬大閱之典相合而此

更言二之日載績武功者舊說謂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亦屬附會此詩自說豳俗在周禮未作之先原不宜律以周禮或祇是一之日聽民相與祭貉以獵取禽獸而君未同往至二之日君方帥有司致民于田以講武故曰其同也毛云績繼功事也孔云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績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愚按此時始習兵出田一年僅止一次耳與周禮蒐苗獮狩之典殊異謂之績者言績績上年之事蓋歲以為常非謂繼前日之于貉也縱豨豨豕名說文以豚生六月為豨毛傳以豕生一歲為豨未詳孰是爾雅豕生三子曰豨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說文以豕生二歲肩相及者謂豨周禮注以四歲為豨亦未詳孰是然總之豕之大者也小獸私之為己有大獸獻之于公所薄于已而厚于君也朱子云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愚按裘褐有別貴者衣裘賤者衣褐通章只重在取彼狐

程為公子裘二語蓋幽民因己之資褐以禦寒而重為

貴者之慮下文二之日一段則又因言于貉而并及之

耳語意自有輕重又按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疑即

歌此章也一之日取彼狐狸故曰貍首又幽公之詩也

是故諸侯之射以之為節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 雞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 塞向 為改歲入

此室處 嗟我婦子 曰 為改歲入

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

十步幽州人謂之春冥亦謂之春黍江東人謂之蚱蜢

亦謂之蟋。陸佃云：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云：螽，奮蓋。于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蠶之股，搃秋蟬之翼。六月斗建未之月，莎雞蟲名，振羽者。毛云：羽成而振迅之。丘光庇云：按諸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脇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有蜻鳴者，有蜩蟬也。脰鳴者，蠛蠓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為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畫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為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謬。或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為臆說。羅願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

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
莎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入正當
絡絲之候故幽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也寒則漸近人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
能食瓜莧之屬崔豹古今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
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
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
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
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
以至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別言莎雞
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
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爾雅蠶天雞以為小蟲黑
身赤頭一名莎雞郭氏又云一名杼雞陸璣則云莎雞
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
蠶蛾而五色亦曰犖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

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蠶陸佃云蓋其名以時故有
雞之號范祖禹云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蠶動股莎雞
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
民也蚤矣七月在野以下蒙上文皆謂莎雞也舊說以
為屬下文指蟋蟀不特文理未順且周書云小暑之日
溫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驗亦云立秋蜻蛉
鳴白露下蜻蛉上堂蜻蛉即蟋蟀也安所覩七月在野
乎宇韓詩云屋雷也陸德明云屋四垂為宇說文以為
屋邊也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戶說文云
護也半門曰戶象形又外曰門內曰戶易節卦初九曰
不出戶庭九二曰不出門庭是也蟋蟀解見唐風蟋蟀
珂云蟋蟀有三尾者雌也二尾者雄也吳人取其雄而
趨健者馴養以鬪其鳴在股間非口也亦作悉蚩陸佃
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蚩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
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志忠也

牀說文云安身之坐也从木从升升象人斜身有所倚
着鄭玄云言此三物之如此者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穿朱子云空隙也通作空考工記穿者三之一一鄭司農
云穿讀為空謂鼓木穿窾者居鼓三之一也又呂覽伊
尹生于穿桑字或作空窾說文云窾也室中空隙者窾
之熏說文云火烟上出也熏鼠令出其窾使不得穴于
其中也孔云月令孟冬命有司閉窾而成冬此經穿窾
墜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窾塗之矣窾說文云
窾也本作窾从宀屋也从升捧也从埜从土埜音展象
疊物捧而窾于屋中也向說文毛傳皆云北出墜也从
宀从口徐云墜所以通人氣故从口會意孔云士虞禮
云祝啓墜嚮注謂嚮墜一名也窾向避北風也孔云為
寒之備不窾南窾墜毛云塗也孔云所以須塗者庶人
簞戶簞戶以荆竹織門荆竹通風故泥之使令室無隙
孔寒氣不入錢天錫云向可暫窾戶則人所出入不可
窾但墜之而已陸燧云隙能生寒而鼠又能生隙故窾

熏之使寒不得自內出塞堦之使寒不得自外入王安
石云嗟者憫憐之辭曰為改歲者黃佐云言時至冬歲
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呂氏不察其說而
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
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
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
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
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
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愚按改歲原不正指
十月乃豫計之詞玩本文語意自明室者邑中之室處
止也言于此而止息也自田廬而止之故曰入顏師古
云去田中入室處也孔云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蓬塞
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
居處也班固云春令民畢出在莖冬則畢入于邑其詩
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

冠賊習禮文也黃子道周云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
 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灾此託于護民者也則不
 如幽風之情也幽風至十月塞向墜戶曰入室處是亥
 月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卒歲之意既言有衣有褐
 矣復及室處者幽地
 寒總是禦寒事也
 六月食鬱及薺屋韻說文爾雅疏作藿 七

月亨音烹豐氏本作言 葵及菽屋韻釋文豐氏本俱作示 八月剥棗皓韻 十月

獲稻皓韻 為此春酒有韻 以介眉壽有韻 七月食瓜叶虞韻 八

月斷壺虞韻 九月叔苴叶虞韻 采荼薪樗叶虞韻 食

音 我農夫虞韻 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蘓轍云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于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唐
 棣之類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

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生高山川
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與毛云蓂蓂也亦作蓂郁詩疏
云一名車鞅藤戴伺云蓂生類蒲菊六月熟既越諺云
蓂蓂熟食新粥正詩六月所食也花木志云燕蓂實如
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蓂蓂廣志云燕蓂似梨早熟舊說
皆以為即唐棣而沈括又以為唐棣即鬱紫棣即蓂此
皆非也按鬱乃車下李蓂乃蓂蓂唐棣乃蓂李本是三
物何得相混又按本草注云葡萄即蓂蓂生隴西五原
山谷未詳孰是亨煮也葵菜名本草云葵為百菜之主
按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所謂歸者是也有胡葵
廣志所謂其花紫赤者是也有冬葵崔寔謂中伏後所
種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管子所謂
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者是也有蜀葵一名
衛足葵孔子以此鮑莊子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者
郭璞云如木槿花一名戎葵爾雅所云蕭戎葵者是也
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而各別種有錦葵花小葉

員有終葵一名繁露爾雅謂終葵繁露者是也亦名落葵又名天葵又名承露又名藤葵鄭璞云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味甘滑圖經云蔓生葉員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有龍葵本草注云即闕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員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圖經云惟北方有之有菟葵本草注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可食爾雅所謂菟葵者是也有荆葵一名芘菜陸機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詩及爾雅所謂菘者是也有錢葵叢低又一種鮮妍可愛有蒲葵可食其葉大者中作扇晉人所祝者是也有露葵宋玉諷賦曹植七啓中皆及之未詳其狀顏氏家訓載蔡頌以父諱純遂呼蓴菜為露葵而露葵實非蓴菜也有楚葵即水中芹也有澤葵即蓴苔鮑昭蕪城賦所謂澤葵依井是也有鳧葵葉員似蓴生水中心馬融傳謂桂荏鳧葵者是也一名水葵莖甚淡三月至八月細如釵股名懸葵九月至十月漸粗在

泥中者曰菟葵春末夏初有莖末葉名雉萼一名茆又
有吳葵鳴脚葵春葵秋葵紫莖葵白莖葵葵類雖多鮮
不堪茹故古人重之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
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之主婦繆襲祭儀云夏祀和
羹芼以葵公儀休相魯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之不欲
奪園夫之利魯監門女嬰謂馮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
漆女謂馮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潘岳閒居賦云
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顛答王儉云綠葵紫蓼繇斯以觀
葵之為尚久矣齊民要術云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
羅願云葵子雖經歲不浥微炒令輝炸散著濕地遍踏
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早種者十月末地將凍散于勞
之正月末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
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者宜乾九月作
葵菹乾葵蓋一歲凡得三輩士虞禮夏秋用生葵冬春
用乾豆皆滑物道家之法十日一食葵菜所以調和五
臟菽大豆也按張揖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是則

菽為大豆之專名汜勝之云高田可種大豆保歲易為
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
此田之本也羅云菽類最多故九穀之中居其二然菽
于用甚多故羞籩之實饌餌粉饘皆稻米黍米所為合
蒸則曰餌餅之則曰饘以其粘著故搗粉熬大豆以為
表餌言饌饘言粉蓋互相足陸佃云王公熬豆而食曰
啜菽又毛傳以為藿也孔云大豆葉謂之藿儀禮公食
禮云銅羹牛藿采其葉也未詳孰是棗果名按爾雅棗
有十一種夏小正云八月剥棗栗零蓋于是時棗栗熟
也剥落也毛以為擊也陸佃云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
熟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
全亦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且棗全亦即收故
乾則紅皴復無烏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後
黃皴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羅云古
者八月剥棗大戴禮曰剥者取其修治則曰新之曰
寔之以為饋食之籩又以為婦贄其事父母舅姑者棗

栗飴密以甘之凶歲亦仰焉宋王安石初解剝棗不用
毛注曰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
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棗乞
除前說稻解見鴛羽篇蔡邕月令章句云十月獲稻人
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米粒
如霜性尤宜水其黏者為糯一名秣秣可以釀酒其不黏
者為秣秣可以作飯二月種秣秣稻有芒者為秣秣不芒者為
糯通稱秣也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為酒為醴月令
曰乃命大酋秣秣稻必齊大酋酒官之長也春酒毛云凍
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
為酒介取擯介之義故古人訓介為助史記注曰相佐
助曰介是也眉壽毛云毫眉也孔云年老者必有毫毛
秀出王安石云眉壽衰矣養氣體以助之也邵氏云古
人以酒為養老之具餘人不得飲馬曰介眉壽蓋釀酒
之意如此自章首至此鬱其佳果也葵嘉蔬也菽與棗
俱可供籩實皆羞考之具不特釀稻為酒足以養老而

已七月食瓜以下則農夫之所以自養也按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剥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壺瓠屬陸佃云似瓠而員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鷓冠子曰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生斷其根劉彝云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亦通作瓠陸云風俗通云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瓠瓜亡煮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崔寔云正月可種瓠六月可蓄瓠八月可斷壺羅願云詩斷壺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也可以飼豕致肥其辨可以作燭致明其葉又可為菜叔說文云拾也按叔未菽三字古文多混用今

別其義季父之稱當作未唐孔氏以為字从上从小言
尊行之小是也說文訓為豆謂象豆生有歧枝之形恐
未然也拾取之義當作叔此未為聲从又定意又者手
也其从艸者乃豆名之菽菽葉可食亦菜之類故从草
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蕘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象按
爾雅云麋象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蕘者又曰苴
麻母疏云苴麻盛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
蕘其母名苴也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
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
羅云麻實有文理故屬金為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則
食麻與犬而至仲秋則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若蟲風
九月叔苴蓋食農夫者不嫌于晚耳茶解見谷風篇此
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生山田及澤中得霜脆而美
大木可折曰薪樗毛云惡木也說文作樗陸璣云樗樹
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與通志云樗似椿北人呼山
椿江東呼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名

材易大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孔云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黃佐云采茶以

上皆食物也薪樗直以熟此物馬耳鄭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采惡木之薪皆所以助養農夫之具嚴云優老而薄壯幽俗之厚也陳鳥飛云取縱以為私取

斫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九月築場釋文又作場圃

麋韻十月納豐氏本作內禾稼叶麋韻古五翻黍稷重周禮注作種釋文說文俱作種

陸德明云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稷之字穆叶職韻錄直

禾邊作童是種莪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叶職韻錄直

俱作種文說文禾麻菽豐本作禾麥叶職韻紀力翻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東韻

上入執宮豐氏本作公功東韻晝爾于茅叶尤韻迷侯翻宵爾索綯叶尤

韻徒
侯翻

亟其乘屋

韻

其始播

豐本
作匪

百穀

屋韻
此章述農事終而

賦也

嚴云

而

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築說文云擣也周禮場人掌國
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歲之注云除
地曰墀築堅始得為場樹果蓏曰圃園其拱也毛云春
夏為圃秋冬為場鄭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
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孔云蹂踐禾稼謂
之場九月之時築場于圃之中以治穀也納通作內釋
名云入內也謂治于場而內之因倉也一說王雪山以
納禾稼并後章納凌陰皆謂納之公家云豳民遇事先
公後私亦通禾儀禮聘禮門外米禾皆一十車之禾注
云薰實並刈者也朱子云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重本
作種說文云先種後熟也左傳余髮如此種種猶言此
晚禾之短也穆亦作種說文云疾熟也周禮內宰上春
詔王后生種種之種鄭衆云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
曰種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

黍稷皆有種程孔云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稷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按月令注云麥實有莩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有莩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據此則黍稷麻菽麥所屬以五行相生為序故立言云爾也重稷與禾則其類尚多故包括于其中也嚴云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嗟我農夫乃同儕自相警戒之辭輔廣云黍稷重稷也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復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毛云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愚按以下而供上之事亦曰上執治也宮功范氏董氏皆以為公室官府之役朱子云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嚴云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稼穡收穫既齊矣野中

無事我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幽
人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爾汝也亦幽人自相戒之辭
于茅往取茅也宵說文云夜也索說文云艸有莖葉可
作繩索也絢爾雅云絞也按說文無絢字當通作條云
編緒也廣韻以為編絲繩是絞之義也宵爾索絢言夜
則爾當繩是絞也嚴云茅不可索絢畫取茅草將以蓋
屋宵作索絢將以縛屋亟說文云敏疾也乘說文云覆
也徐云從上覆之也屋邑居之宅也朱子云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
邑秋冬居之輔廣云幽民于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于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絢以乘屋其忠
君親上發于真誠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事則
不外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未能使民至
于如此則皆苟道也播布種也嚴云謂之始播終而復
始也范祖禹云天運而不息人動而不已故我稼既同
則又將始播植也王安石云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羅

云古人說百穀以為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澆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然予以為穀之種類每物不下十數亦何假蔬果而後為百耶輔廣云詩言民之趨于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鄧元錫云六章秋衆物成主食饗七章冬農功畢主宮功愚按此章只重農事不重治室稼既同而始乘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為農也正如秀萸章終首章衣褐之意只

重于貉一段耳

二之日鑿冰

豐氏本作

冲冲

東韻

三之

日納于凌

說文作滕

陰

叶東韻余中翻

四之日其蚤

叶篠韻子小翻禮記注豐氏本

俱作

獻羔祭韭

叶篠韻已小翻

九月肅霜

陽韻

十月滌場

陽韻

朋酒

斯饗

叶陽韻虛良翻

曰殺羔羊

陽韻

躋彼公堂

陽韻

稱彼兕觥

叶陽韻姑

黃翻釋文禮記注
豐本俱作饋

萬壽無疆

陽韻 賦也此章言歲冰宴饗等事以終言食之意亦猶

四章五章言為公子裘言曰為改歲以終衣褐卒歲之意也冰說文云水凍也韓詩傳云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為伏陰鑿冰謂鑿而取之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是也冲本作冲說文云涌搖也或以為和也嚴云季冬陽氣尚微盛陰固閉不能自達乃豫于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之陽氣達而冲冲然和也納解見前章說文云冰出也鄭眾以為冰室按風俗通云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以字義求之凌从辵从夂正謂積冰之處其冰之多如山陵然耳陰闇處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謂三其凌者三倍其冰備消釋也取冰藏冰在十二月此言納于凌陰在正月者此時東方解凍冰漸消釋故取冰室所藏更貯于內之陰處令不復釋周禮斬冰三倍正為此也舊說鄭玄答孫皓謂

幽土晚寒故可正月納冰殊屬附會以愚觀此書所陳無不與夏小正月令相應者其蚤乳云其早朝也愚按即二月朔也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云鮮當為獻韭菜名說文云一種而久故云韭諺曰韭懶人菜以不須歲種也又利病人可久食字象形在一之上地也齊氏要術云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禮祭宗廟韭曰豐本按夏小正月圓有見韭韭乃陽菜春始發露故紀之舊傳以為即此四之日祭韭韭也陸佃云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孔云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羅云韭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冬未晚菘詳庶人四時之薦夏及秋冬乃薦麥黍與稻而春乃薦菜茹之物又三時用魚豚鴈為配而非獨以卯豈春物未成可薦者少故耶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宋淳化中李至上言按詩四之日獻羔祭

非即今之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也。帝覽奏曰：「非長可以苦屋矣，何謂薦新？」今春分開冰祭，司寒卜日薦冰于太廟，左傳申豐曰：「古者曰在北陸而歲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歲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歲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歲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歲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歲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歲冰之道也。按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杜預云：陸道也。」十二月日在虛危，三月日在昴畢，三月四月中火星昏見東方，鄭玄以西陸朝覲為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服虔則以為二月。

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今按左傳本文西陸朝覲而出之在火出畢賦之先服虔之解是也爾雅以西陸為昴未足信周禮凌人職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樂冰夏頒冰掌事秋刷注云鑑如甌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為二月將獻羔而放冰也醴酒見溫氣亦失味故亦鑑焉夷之言尸也尸之祭曰夷樂欲以寒尸也夏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羣臣則凌人主其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曹氏云十二月陽氣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陰幾于失滅于是開冰而頒之迨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燕轍云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

下則納冰于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于二月四
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
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
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故曰火
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于內于是厚
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于外于是薄
衣而溫食不然盡者將過而為厲藏冰發冰亦猶是也
黃子道周云冰火之劑天地之大用也先王慮人之有
疾疾陰陽人事叢于肉食肉食而內熱天地之大戒也
曰二月火猶未覲而公用之不已蚤乎曰邠者火之所
生也火生而冰劑之既濟之義也以上言藏冰備暑之
事肅霜朱子云氣肅而霜降也滌說文云酒也孔云洗
罷謂之滌則是淨義在場之功早已入倉故滌埽其場
毛云兩尊曰朋斯饗者鄭云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
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
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燕

其禮云烝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大飲之詩烝升也升壯體于俎上所謂房烝也孔云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惟兩尊也燕禮公尊兩瓦大卿大夫尊兩方壺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瓦大者有虞氏尊名也曰殺羔羊者孔云烝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禮故用羊也躋升也公堂孔云謂太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稱舉也孔云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鄭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愚按稱彼兕觥蓋司正之事萬壽無疆則羣臣祝君之辭也先儒皆謂烝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簡其意甚真然愚終不能無疑使人人皆欲躋堂以致敬無論其奔走煩苦不堪言即幽之君亦瑣屑應接不暇且尊卑有體名分脫畧至此有是理否若以上文獻羔祭非之禮推之則此

章所言大率皆君事也。列十月大飲月令所載正與此合。斷當以鄭說為正。又按月令是月亦有勞農以休息之。文不知其禮如何。舊說以為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毛傳解此亦主此說。所謂朋酒即鄉飲酒禮所云尊兩壺于房戶間者。但萬壽無疆。明是祝君之語。故定主鄭義。以上言農隙燕饗之事。鄧元錫云。卒章詠藏冰。詠慶成何也。藏冰。贊化育也。君人之大德。慶成祝萬壽也。臣民之至情。故以是終焉。王符云。明王之愛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徽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繇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王安石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子。下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真德秀云。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幾乎熄矣。惟其闕生人之大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
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
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
稼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
無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
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
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于秋求桑
于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
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烹葵及菽備
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
獲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
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
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決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
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
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
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

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
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預指收斂之入以
為稱貸之資糲飯蒸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
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
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僕如啄至夕乃休
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
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穡莠
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偃僕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
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
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
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春榆蕪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
而一飽之惟曾無旬日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
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衽勞苦稱是而敝衣故
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楊氏云先王之
政使民終歲男女勤動未嘗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

藥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于自然此所以皞皞莫
知為之者也補傳云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
父子周之王業繇于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于此與
劉彛云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
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萬尚烈云每章之首必係之
以月每章之中又或月或日必紀載詳明諄諄然不厭
繁複者示人以起時也惟恐人之失時而失事也蓋周
之王業起于其勤勤者兢兢業業能不失時而已苟一
失其時物候隨變即有人力將安用之故曰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況帝王之治敬天勤民未有勤民而不本乎
敬天者苟于天時漫不加意玩愒優游孟浪虛
擲敬天之謂何而勤安從生故又曰敬授人時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
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繇致王業之艱難也以此詩為周公遭變後之作
殊無稽據故朱子不取至周家雖以農事開國然

此詩自是言幽地風俗與后援無預乃朱傳亦頗
習用其語何也又鄭玄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
歌其類也幽雅亦謂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
盭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幽頌亦七月也七月
又有獲稻作酒濟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
事是亦歌其類又詩箋以首二章為幽風自七月
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為幽雅七月食瓜至
末為幽頌孔穎達云詩始為風中為雅成為頌言
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體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
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
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
風雅頌也朱子云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
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郝敬
則謂此詩歌于朝廷可為雅歌于祭祀可為頌亦
皆臆度之詞又歐陽修云七
月之詩燕齊魯三家皆無之

甫田 豳雅也 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

神以祈雨也

周禮春官籥章職云凡國祈年于田祖 斂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朱子引或者

之說疑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當之以其所 言皆農事而篇次在小雅之中故謂之豳雅今按楚 茨信南山所言乃天子秋嘗冬烝之事其推本于黍 稷者特謂品物成則可以祭耳非為勸農發也若此 詩及大田二篇其當為豳雅無疑何以知之以二詩 篇中皆言田祖故禮用以迎年于田祖也又皆言田 畷故禮斂之于籥以樂田畷也且七月之詩紀饁彼 南畷田畷至喜今二詩中亦具舉之何其相脗合也 豈公劉時固有此詩周公追述以告王與王安石云 王業之起本于豳而樂之作始于土鼓本于籥逆暑 逆寒祈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 所擊者土鼓所吹者鞀籥其章用豳詩焉鄧元錫云

七月主陳民俗故曰風甫田主上農政故曰雅蓋各有當也小雅以燕饗逮下示慈惠樂田峻勞農公為製豳雅將之慈惠下下之盡也又云讀豳七月民忠敬事上之道畢具而上子惠下下之事不稍祭見也疑之及讀甫田而後知君民之交愛至是也愚按此詩記邠侯夏省耕因而雩祭月令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休于都皆省耘類也夏耘侯也故縣郵命農勉作毋休于都皆省耘類也夏耘侯也故其詩曰或耘或耔且又曰黍稷儼儼明乎其為夏景也曾孫親行不命人者重田功之至也左傳曰啟蟄也郊龍見而雩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聖人為民之心切欲為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其意同故曰大雩猶之言大旅大饗禮之盛也或又曰建巳陽充之時陰氣難達故雩祭作焉此詩言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正孟夏雩祭事也乃月令又言仲夏大

雲帝用威樂命百縣雲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
 祈穀實何也四月雲禮之正也若仲夏而不雨則猶
 可以雲過是而不雨則無及矣又月令註疏云百縣
 謂諸侯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
 故左氏于社稷五官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天子雲
 上帝諸侯以下雲上公是詩止言以社以方以御田
 祖者以公劉固邠侯耳亦
 可知其非天子之詩矣

倬

韓詩作藟云卓也

彼甫

爾雅疏作圃

田

先韻亦叶真韻他因翻

歲取十千

先韻

亦叶真韻
雌人翻

我取其陳

真韻亦叶先韻陳延翻

食我農人

真韻亦叶先韻如延

翻
自古有年

先韻亦叶真韻奴因翻

今適南畝

叶紙韻母郵翻

或耘

前漢書釋

文俱
作芸

或耜

紙韻前漢書作芋

黍稷薿薿

紙韻前漢書作儼儼

攸介攸止

紙韻

烝我髦士

紙韻

賦也倬毛傳云明貌說文云著天也

徐鉉云卓然高明也甫通作誦說文云大也

一曰人相助也愚按誦字从言兼前說文二義當是為
事既重大須謀人以相助今田大亦應通力合作故以
誦名後人傳寫因省言為甫也歲為一歲之定額取十
千者萬夫之數也丘井之法昉于黃帝徹田為糧初于
公劉其制一夫受田百畝畝起于步六尺為步長寬各
百步為方百畝三其夫為屋三其屋為井井方一里九
夫之地也於其中以一夫之地為公田其外八家皆私
其所受之百畝而同養公田自後皆以十起數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計百井九百夫之
地公田取百夫焉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為田
九百萬畝計萬井九萬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言
歲取萬夫之八乃百里侯國之制也陳祥道云王制言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

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一說季本云千與阡同十阡指公田百畝言每十畝千步為阡故百畝為十阡也亦通篇中稱我者詩人代為公劉叙述之辭陳通作微列也謂布列于倉廩者即所云舊粟也農人朱子云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加之以我親之也取陳粟以食之者亦省耕補不足省斂助不給之意禾穀未登農或有困乏者則以此調給之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法亦同此委積者謂九穀之餘少曰委多曰積古之為言故也自古猶云昔日有年者豐年也上之人勤于恤民如此是以民皆力于農事而追思往昔亦皆幸而得享有年之樂也此承上起下之語謝枋得云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馬端臨云三代之時田賦

之外未嘗他取于民雖有補助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
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管
子言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今
今日也南畝解見七月篇言今日之適南畝何為乎專
為省耘來耳耘本作穎說文云除苗間穢也劉章耕田
歌云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耔本作
籽說文云壅禾本也愚按此代田之法蕪說文云茂也
以黍稷並言故重曰蕪蕪前漢書云趙過為搜粟都尉
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
始畷田以二耜為耜廣尺深尺曰畷長終畝一畝三畷
一夫三百畷而播種于三畷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因墾其上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
除州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據此可見黍稷蕪蕪
在夏時也一畝三畷之畷即畝字能風與旱之能讀曰
耐彼介承黍稷言介助也以介我黍稷之介說見下章

止息也曾孫來止之名故有進義髮至眉為髦禮記註云幼時剪髮為之
 至年長垂著兩邊髦然也髦士爾雅云官也註云取俊
 士令居官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愚按此句當連下
 章看蓋供事于祭祀者言我往南畝見農夫之勤于耘
 在得時雨為急於焉普憇于田所進諸髦士之
 在官者而告之將躬行雩祭之禮以祈雨也
 齊釋文作齋明叶陽韻與我犧羊陽韻以社豐氏本作社以方

陽韻 我田既臧陽韻農夫之慶叶陽韻琴瑟擊鼓慶韻以御音

田祖慶韻以祈甘雨慶韻以介我稷黍語韻以穀我士女語韻

也此章皆進我髦士而告之之辭也毛云器實曰齊當通
 作齋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周禮小宗伯辨六齋之

名物與其用註以為六穀謂黍稷稻粱麥苽也六穀實之於器皆名為盞此言齊明者謂六盞中之明指稷也按曲禮云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粱稻曰嘉蔬是可見穀以明為名者惟稷耳觀大田篇言與其黍稷則祭兼用黍此獨言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故首舉以蕪之古者號稷為首種考靈曜曰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是一歲之中所先種者惟稷陶唐之世以后稷名農官而歷代祀穀神與社相配亦以稷為名皆取稷以該五穀也郊特牲云惟社丘乘共築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宗廟之牲色純曰犧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按牛羊豕具曰大牢但有羊豕無牛曰少牢此社祭獨言羊者舉羊以該豕亦明其為郊侯之祭也又周禮少司徒職云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亦得用牛但彼乃天子之禮耳社毛云后土也孔云后土者地之大名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按祭法左傳皆言共工之霸九州也

有子曰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社神而祭之然則毛所云后土自是句龍所居官職之名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方謂四方之神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註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愚按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註增為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然四方之解又自不一周禮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礶禘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為四望又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為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今按周禮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則與四方之祭用舞羽異可知四方與百物不同必非礶禘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魯人掌供鉅鬯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列四方

于山川之下可知四方別是一祭既不同于山川亦斷
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參互衆說惟以祭句芒等神
為允此祭社方及下文御田祖皆孟夏雩祭祈雨之禮
詳已見小引下又證于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
莫明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己月又行雩祭方社
之禮而卒過時不雨故閔之也舊說皆以此為秋報誤
矣我田既臧二句祈之之辭也臧善也慶之為言福也
必有餘慶之慶言誠使我田既善則是農夫之有福慶
蓋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欲為民祈福非自為也必
得雨而後田乃善故為此祭以求之也琴瑟擊鼓作樂
以娛神也擊鼓據周禮為擊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
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又按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
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先儒謂雩
以樂為主樂用盛樂與它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
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此獨言琴瑟擊鼓者約畧

言之或諸侯禮稍殺耳乃陳暘為之說曰籬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五穀生其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御鄭云迎也愚謂若御車以迎之也田祖毛云先嗇也周禮註云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見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今按以神農為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樂祖例田祖於理近之又雩祭社方田祖之神當皆在月令所稱百辟卿士之列不應以古帝禴于其內而古人祭社必以稷竊意此田祖即稷如列山氏之子柱未可知也列山即神農氏柱為農官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商始以周棄代之公劉為

夏世諸侯所祀稷神仍應是柱耳舊謂于社方言齊明
犧羊於田祖言琴瑟擊鼓互相備也然觀大田來方裡
祀辭黑黍稷之文則非因方社以見田祖明矣觀周禮
祈年田祖擊土鼓之文則非舉田祖以見方社又明矣
意二禮各不同陳暘云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
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饗祭先炊馮祭先牧食
祭先飯然則于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祈爾雅
云告也叫也郭璞云祭者叫呼而請事也曰甘雨者孔
云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
謂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以介我稷黍者當蕤蕤之時
得雨助之則秀實在望所謂時雨化之也穀毛云善也
朱子云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鄭云養也按國策求百
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以穀為養人之物故穀有養義焉
二說皆通毛理為長士女通指百姓士者男子之稱

曾孫來止

韻紙

以其婦子

韻紙

饁彼南畝

見首章

田峻

韻陸

明本

作峻 至喜

韻紙

攘其左右

叶紙韻 羽軌翻

嘗其旨否

叶紙韻 補美 翻豐本作不

禾易長畝

見上

終善且有

叶紙韻 羽軌翻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叶紙

韻母鄙翻

賦也

此章皆紀事之辭 鄧云幽公后稷之

曾孫故具以曾孫稱 鄧忠肅云甫田大田不繫廟祭何

以亦稱曾孫 蓋周人世世務農 視農事如其家事 服先

時之畝畝 故自號曰曾孫 當時邠民自少至老 狎習其

上無以異于家人 故目其君亦曰曾孫 若曰此吾家曾

孫云爾 又朱子云曾孫主祭者之稱 非獨宗廟為然 曲

禮外事曰曾孫 某侯某武王 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

周王發是也 皆通來止來至此而止息也 春秋傳云能

左右之曰以婦子農夫之婦子也 饁說文云餉田也 又

杜預云野饋也 自家之野也 言曾孫之為此行也 先省

耘隨雩祭又復舉補助之典 提挈農人之婦子 俾得備

酒食以饋餉于南畝 前章祈云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 此

物此志也田畷田官解見七月篇至者至田所也喜者
喜農夫之有鑑得以畢力于南畝也攘說文云推也左
右田畷之從者嘗徐鉉云口試其味也旨甘美也否不
也旨之反也田畷自推却其從者而親嘗鑑之旨否鑑
必無不旨者然必攘而嘗之上下相親之甚且嘗而後
知其旨亦益以見君愚之不可忘也孫鑛云嘗其旨否
是偶然事亦是偶然句湊合來情景却妙絕禾易長畝
所謂代田也顏師古云代易也何謂易一畝三畝前歲
之畝今歲易其處今歲之畝明歲易其處以休地力而
用之每畝之長各盡其畝於中種禾焉曰禾易長畝也
詳見首章漢趙過精于其法一歲之收嘗過縵田畝一
斛以上縵田謂不為畝者也其善為畝者且倍之過使
教太常三輔及邊郡民皆便代田以爲用力少而得穀
多也終竟也預期之辭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
及秭之饒敏說文云疾也田畷嘗鑑之後巡行阡陌見
禾之易畝而居者其長終畝預知其收穫終當美而且

多也不覺心口相語曰曾孫其庶幾不怒歟以農夫之
能力于耘耔不敢泄泄從事也不然其何以副來止至
意哉呂祖謙云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
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雒人稱張全義曰張公
他無所好見嘉穀大
爾則喜耳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陽韻曾孫之

庚如坻如京

叶陽韻
居良翻

乃求千斯倉陽韻乃求萬斯箱陽韻

黍

稷稻梁

陽韻

農夫之慶

叶陽韻
見次章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陽韻
賦

也此章皆預期之辭承上章言農夫克敏如此行見秋
成在即大有可期萬情胥悅歸恩于上如下文所云也
說文云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嚴云種之曰稼斂之
曰穡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庚先言稼後言庚是稼為在
田未割之禾庚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茨鄭云
屋蓋也梁毛云車梁也孔云莖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

覆屋孟子十二月興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朱子云如茨言密比也如梁言穹窿也庾解見楚茨篇坻鄭云水中高地也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京爾雅說文皆以為絕高丘也張揖云四起曰京按絕即四起之意董氏云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倉解見楚茨篇箱解見大東篇嚴云時和年豐禾穀充積農民喜悅以為皆吾君之稼吾君之庾謂秋亳皆君賜也其稼在田繇高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繇平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踈平處見其低則禾薄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首章第言黍稷蕪蕪而已比復加以稻粱見種類之繁夥也

稻粱解見鵠羽篇曰農夫之慶者呂云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季云前章言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辭也此章言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辭也言福必曰介者凡人獲福若冥冥中有以陰助而默相之農夫喜慶之極不忘君恩故欲報以陰助默相之福而祝其壽考萬年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云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謂此序專以自古有

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其論當矣然謂此詩亦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則政未必然彼蓋未詳晰此祭之為雩而歲取十千乃百里萬夫之數也且茨梁坻京千倉萬箱公卿之富何遽至是明屬有國者視君民之田猶一體故有此此擬耳子貢傳以為勸農蓋亦近之然猶未知其為雩祭而作申培說誤認為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

犒農夫之詩總之
未離乎影響也

大田幽雅也幽侯秋省歛因而報祭于方也

詳見甫田篇甫

田祭兼方社此報賽農功之成第言方而不及社者以周頌良耜為報社之詩所謂幽頌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

叶寘韻 居吏翻

既備乃事

寘韻

以我覃

爾雅註作

刺叶紙韻

耜叶紙韻倣載南畝

叶紙韻 母鄙翻

播厥百穀

叶藥韻 工絡翻

既庭且碩

叶藥韻 實若翻

曾孫是若

藥韻 之田也

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

有所生也以多言者曹氏曰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或宜高燥或宜下濕也種朱子云擇其種也孔穎達云以下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戒通作誠說文云救也朱子云飭其具也按月

令季冬令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耜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備說文云具也總上二者言穀種與田器咸具也此指去冬言事田事下文假載播穀是也孔云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此受地擇種戒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嚴粲云或說既備乃事者備其事也亦通但詩中既順乃宣既登乃依皆二事也覃當依爾雅註作剡張衡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是也覃剡以音同通用說文云剡銳利也耜所以發土解見七月篇做說文云善也載通作絳說文云事也唐史天載作天絳可證言以我銳利之耜往善其事于南畝也按農書云土長冒楨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齊民要術詳載其法以為春候地氣始通楨楨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楨陳根可拔以此時耕一而當四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耕四不當一七月之詩言三日于耜然則用剡耜以發田土在孟春之

時所謂假載也。播說文云種也。百穀解見七月篇。四之日舉趾在此時也。庭毛傳云直也。解見斯干篇。碩大也。庭言不卷曲。碩言不低小。皆指始生時言。曹云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也。按月令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則既庭且碩在此時也。以我覃耜二句應既戒言播厥百穀二句應既種言曾孫解見甫田篇。若爾雅云順也。解見烝民篇。李氏云民之所以勤于農功如是者。期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鄧元錫云種戒耕播曰曾孫。是若大順之實也。已則何心以上之心為心。斯王民之心哉。自首章至第三章皆代為農夫之詞。

既方既臯

叶有韻
此苟翻

既堅既好

叶有韻
許厚翻

不

狼不莠

有韻

去其螟螣

職韻說文作螘
陸德明本作資

及其蠹

陸本職
作蚌賦韻

不

豐氏本
作賦

無害我田穉

叶紙韻讀如
雉大几翻

田祖有神秉

韓詩作
卜云報

也 界炎火

叶紙韻虎洵翻 賦也死之言已也方即第

雩祭也與生民篇實方實苞之方各自取義鄭箋訓方為房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殆屬臆說上章言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已盡乎三春之事至建己之月則得雨為急故方祭以求雨也阜據說文即草字从草阜聲云斗櫟實也俗訛以為州木之州而別作阜字為櫟實之阜然古文原無阜字毛傳謂穀未堅曰阜此但據上下文義而強為之解殊無據此阜字當通作早字謂穀之早種者也與下文穉字對看齊民要術云凡田欲早晚相雜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于晚註云早晚相雜者防歲道有所宜然早穀皮薄米實而多晚穀皮厚米少而虛也堅者克實之義兼莖與穗而言呂氏春秋云后稷曰子能使橐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又云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又云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稼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

春之得時者多米是皆堅之義也好鄭云齊好也孔云衆穗皆熟並無死傷嚴云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淫雨所腐或早霜所殺之類則損壞而不好稂解見下衆篇莠解見國風甫田篇稂乃禾粟之穗不能成實者莠禾粟下生似稷無實以上皆主早種之穀言蓋自己行方祭之禮而後而其穀之已經早種者亦已堅實亦已齊好盡皆成熟無有秀而不實而為稂者而亦無似是而非之莠以竊其地力也螟螣蝻蝻蝻說以為四蟲名皆害稼者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蝻食節蝻食根蝻郭璞云分別蝻啖食禾所在之名邢昺云舊說螟螣蝻蝻一種蝻也如言寇賊蝻穴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蝻皆蝗也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蝻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也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蝻也王安石守說云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蝻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者也蝻食根如茅所植螟食心不可見諸家以

為四種蟲陸璣云螟似好妨而頭不赤詩話云今禾始
 發有蟲生苗心中如蠶而細仍能吐絲包纏其心使不
 生穗羅願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
 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蟻蟲音若橫逆
 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為橫災也漢孔臧賦云爰有孺蟲
 厥狀似螟是螟為無足蟲也人說文云螟蟲食穀葉者
 未詳孰是春秋含元孽云螟應苛尅滕陸璣云蝗也說文
 作蟻云食苗葉者詩話云春秋謂之蝻其子謂之螟
 亦音騰謂其飛也蔡邕云滕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
 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
 魚子中化為之蟲說文云蟲食草根者本作蠹从蟲象
 其形徐鍇云唯此一象蟲形不從牙書者多誤愚按
 蟲字不從牙何得有牙音或以字形相似故耳陸璣云
 或說蟲即蜈蚣食苗根為人害也賊似非蟲名璣以為
 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愚按桃李中蠹蟲於苗何
 與此不足信且諸經傳中未有單名賊為蟲者以蠹連

言意即指蟲耳故桑柔之詩曰降此蟲賊以食葉食心
苗本猶在今下食其根則無苗矣命之為賊深惡之也
又瞻卬之詩曰蝨賊蝨疾既擬之于賊矣又醜之以疾
賊言其自外至疾言其自内生皆惡之之辭也是則蝨
賊止是一蝨其文理甚明或分螟螣蝨賊為四種或云
一種皆非也陸佃云許慎說文以為吏冥冥犯法即生
螟乞貸則生螻抵冒取民財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稭
鉅之鍾其美與螟螻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
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蝨螟其以此乎羅云京房
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蝨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蝨
食葉不絀無德蝨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蝨食節蔽
惡生孽蝨食心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蝨食穀者吏
貪狼所致也蝨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蝨頭赤身白
頭黑身黃復應何官耶又按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
為灾仲夏行春令則百螣時起以螣之種類不一故曰
百螣然則此數物大抵盛于夏時也孔云四者所謂昆

蟲得陰而蔽得陽而生陽盛則蟲起稗說文云幼禾也
晚種後熟者齊民要術云二月三月種者為種禾四月
五月種者為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苜楊生種者為上時
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華為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
生桑花落為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乳云
蟲災之甚種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田祖解
見甫田篇孔云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錢天錫云
田祖之去田害根君御田祖來秉陸德明云執持也按
秉字从又持禾又者手也故有持義畀說文云相付與
也矣說文云火光上也朱子云持此四蟲而付之矣火
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
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按唐開元間山東火蝗姚
崇奏議云秉舟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
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
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
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訖息

有滄

漢書作踰韓詩陸本俱作奔呂氏春秋作晡

萋萋

叶支韻此移翻呂氏春秋漢書俱作

淒興雨

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漢書顏氏家訓漢無極山碑俱作雲不不

云監本作祈俗本作祈誤也韓詩外傳亦作祈祈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支韻彼有

不穫穉

寘韻

此有不斂穧

叶寘韻資四翻定本集註作積

彼有遺秉此有

滯穗

寘韻禮記括此四句作二句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

寘韻賦也滄

說文云雲雨貌陸佃云滄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劉氏云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薰蒸為濕潤萋通作淒

說文云雲雨起也愚按據說文滄淒之解皆兼雲雨而言以其字皆从水毛傳專以滄為雲興貌萋萋為雲行

貌似無據祁祁當指雲言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可證有滄萋萋雖兼象雲而意專在雨言隨雲之雨萋萋然

興雨祁祁雖專指雨而意獨在雲言興雨之雲祁祁然也祁通作岐山之旁出者謂之岐流雲在天卷舒多態故亦以祁祁擬之所謂夏雲多奇峰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雲濃即雨雲散即止惟此時為然故言雨必兼雲矣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又云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也愚按周之徹法創于公劉公劉尚在夏世而所創徹法已開助法之先是為殷所釐者也非釐殷者也班固云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云民見雲行雨降歸之于君云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私田范景文云先公後私非擬之後言言者不覺聽者繹之蕭望之云古者臧于民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有不獲穉以下言秋收

事也按月令于季夏之月曰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土
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
糞田時可以美土疆孝經說亦云地順受澤謙虛開張
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謂此時也故自夏雨溽過而後而
農功漸且告成矣孟秋農乃登穀仲秋命有司趣民收
斂季秋命冢宰農事備收則一歲之田事于此究也獲
說文云刈穀也稱即無害我田稱之稱斂說文云收也
穡爾雅說文皆云穫也孔云禾之鋪而未束者遺禮記
註云猶脫也乘即秉昇矣大之秉滯說文云積也一云
留也穗本作采說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字从爪禾
寡釋名云保也謂人之單獨者婦匹婦也不必無夫者
皆力量孱微不足以任田事故須有以存恤之周書曰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亦言此兩色人最足動上人之憐
念也此與上章去其螟螣以下五句遙相應蓋穀之晚
種者每至于薄收蟲之為害者或難以盡斃故言設若
彼人有不堪獲刈之穉禾則我此處有收斂不盡之穡

東足以濟之彼人或蟲灾偶遺于秉畀則我比處有川
餘滯留之禾穗足以濟之是皆伊寡婦匹夫之利其在
彼也猶其在比也彼彼寡婦也此此我也或疑大有之
時似無不獲釋與遺秉之事夫地力參差人事不齊理
之所由且明王之時秋助不給不然胡為而有寡婦哉
舊說以不獲釋四句皆一意謂釋乃穗之低小刈獲之
所不及者秉乃末而輦載之所不盡者百穀既多種同
齊熟刈刈促遽力皆不足故聽於寡取之以為利亦通
鄧云天澤先之公也不必先已地利公之人也不必在
已非甚盛德孰能與于此矣又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
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
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
坐犬鹽鐵論亦云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
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不盡物也皆斷章取義無關詩旨

曾孫來止

蘇韻

以其婦子

紙韻

饁彼南畝

叶紙韻
見首章

田畯至喜

紙韻

來方禋祀

紙韻

以其騂黑

職韻

與其黍稷

職韻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叶職韻

筆韻

力翻

賦也

此章皆紀事之辭來止來于田所而止息也劉彞云時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以其婦子解

同甫田篇鄭云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田畯解見七月篇至喜者至田所而喜也王安石云喜其趨獲

省事也來方禋祀報成之祭也言曾孫之為此來也非特省歛而已又舉行禋祀于方之禮曰方禋祀者倒文也

方者木火金水四方之神其祭之各有所為以下騂黑之牲推之則但祭南北二方而已禮說文云潔祀也周

語內史過云精意以享禋也又按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此秋猶之

祭未必與此同也周禮大司馬職云羅幣致禽以祀禘先儒破禘為方亦本于此騂南方色黑北方色孔云知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八

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以為禮五天帝入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也愚按牧人職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意亦同此所以取駢色者以螟螣蠡賊秉畀炎火故報祝融所以取黑色者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報玄冥也祝融主火玄冥主水孔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非是據甫田方祭禮同于社則牲亦當具羊豕也與其黍稷告黍稷之成也景福解見小明篇以此享祀則鬼神將助之以昭明可見之福亦如萬壽無疆是也此二句乃農人祝願之辭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

能自存焉朱子謂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其駁之是矣惟以此詩乃農夫所以答甫田則未

知彼為雩祭此為報祭彼為省耘此為省斂二事
判不相及何答之有子貢傳申培說亦皆謂農夫
報上之詩明是勦巖朱傳而
為為之適足彰其無識耳

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幽頌

周禮籥章職云國祭
蜡則歌幽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鄭玄云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
勞乃祀而休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
以休息之是也按孟冬者建亥之月在周為十二月
禮郊特牲篇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
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
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
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
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陳祥道云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地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吸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鄭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峻也郵表吸謂田峻所以誓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水庸溝也賈公彥云禽獸者即貓虎之屬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郵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洩水祝辭言此神繇有此功效今得報非祈禱也程迥云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飢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吸者吸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

是為準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益不
得不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
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木庸者，
謂昔為試澮溝洫，使吾為早備者也。吾不敢忘，皆得
以上配先。晉司書之享其民，勸于功利，推而廣之，等
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利，
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于農，而農不蒙其
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并袖手，什取之，五假之，牛種則
什之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稱之息，雖八九可也。是
故樂歲先飢，凶年多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繇
郵表吸之失職也。郵表吸之失職，則先。晉司書與夫
農者，其德不白，雖有坊庸，必私其利，是生民之害不
在鼠豕螟蟻也。稭記篇云：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
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
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

按豐年之詩舊亦知為報賽而作然無有知其專為
蜡祭者愚益即以豐年一語知之郊特牲云八蜡以
記四方四方年不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
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賈疏謂蜡祭八神因以明
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凶荒之異四方之內年穀
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
俟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四方之內有順成
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其蜡
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蜡祭惟年豐有之
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持以年豐降福
為言非報賽八蜡而何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未聞
然禮運言仲尼與于蜡賓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
所以知此詩為幽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頌中其為幽頌明矣

豐年多黍多稌

廣韻

亦有高廩

豐氏本

萬億及秭

紙韻亦

葉韻

樊禮翻陸德明本作數今按依本字作紙韻則章首二句俱無韻依陸本作萬億及數則數乃虞韻與徐字叶

未知為酒為醴齊韻亦叶紙烝韓詩外傳作蒸昇祖妣紙韻以洽

陸本百禮齊韻亦叶紙降福孔皆叶紙韻舉里翻左傳

者曰豐歲大熟則五穀多有故以豐命年鄭玄以為大有之年是也黍解見黍離下泉諸篇徐爾雅說文皆云

稻也孝經援神契云汙泉宜稻羅願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以漑畜水

以防止水以漑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漑瀉水一名徐然有黏有不黏者今人以黏者為糯不黏者為杭

稻或作粳然在古則通得稻稌之名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粳月令秣稻必齊

則稻是糯周禮牛宜稌則稌是杭豐年多黍多稌則稌是糯也朱子云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熟則百穀無不熟矣李氏云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
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
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陸化熙云年若不豐非早
即澇旱不宜稌澇不宜黍多黍多稌可例其餘所以為
豐年亦有者兼舉非一之辭孔穎達云既黍稌之多復
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廩函雅云廩也孔云對則
誠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道也按明堂位云米廩有
虞氏之庠又注云魯謂之米廩此則廩為米藏之稱明
矣周禮地官有廩人之職以下大夫掌之而倉人則廩
人之屬其位不過中士下士耳明米精而粟粗且粟多
而未約當其為粟則先入之于倉及其為米而後實之
于廩故廩人之職大于倉人也若此詩高廩即是倉之
通名不必專以米言也陳際泰云西戎之俗藏粟于窖
積年不賊然公劉有倉豐年有廩固已備其制矣萬本
蟲名趙願光云萬蟲類多借十千名數之終也左傳云
萬盈數也億本作億通作意與意字不同說文云滿也

一曰十萬曰意趙云因滿義借訓十萬黃公紹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及猶至也秬博雅云積也韓詩云陳穀曰秬又按秬之義不一郭璞謂十億曰秬十億者百萬也風俗通則謂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秬各以十數推之則秬者萬萬也定本集注又謂數億至萬曰秬是以秬為十萬萬毛傳更謂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則億之為數愈多而秬之為數愈不可殫究矣說文則以五稜為秬常昭謂一綬六百四十斛五綬則三千二百斛斛容一石一秬之數計三千二百石也繇前之說則秬可以包萬億既舉秬矣似不必贅言萬億繇後之說則一秬之數固自無幾若加萬億于秬之上又不應太侈是皆不足信宜從博雅為順曰萬曰億即甫田所謂乃求萬斯箱楚茨所謂我庾維億者高廩之中本有舊積而今以新歲之收與之相及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九年耕必餘三年陳陳相因可謂盛矣醴解見吉日篇季本云酒酒味

欽定四庫全書

之厚者即周禮三酒所以待賓客也醴酒味之薄者即周禮五齊所以供祭祀也烝者火氣上行之義故爾雅訓進也昇說文云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徐鍇云閣所以承物也愚按此亦與奠同意嚴云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祖孔云先祖也爾雅云妣之言媿也愚按媿匹于祖者謂之祖妣非專為母稱也周人以姜嫄為妣以后稷為祖故周禮大司樂文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斯干之詩亦曰似續妣祖是也蜡臘之祭據月令惟及先祖耳不及姜嫄則此妣乃祖之妣耳故繫妣于祖之下左襄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為櫝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養老勞農等事皆于蜡祭時合而舉之又范景文云禮之精意雖不藉物以存然必民力普存備物咸有始發皇莫禦盤際不窮此洽字之義亦通降說文云下也

福指豐登之福言孔正義云甚也皆毛云徧也隨事賴
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而其降福殆甚徧
矣歸功于
八蜡之辭

豐年一章七句

序以為秋冬報也但紀其報之時而不實其所報之神鄭玄申其說

云謂嘗也烝也蔡邕獨斷亦云烝嘗秋冬之所歌也孔頴達云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劉安成但以為薦新于宗廟之詩此皆泥篇中有烝畀祖妣一語然烝嘗薦新宗廟之禮時享月祀典有正經不必其豐年也假使當大禋之時行享祀之禮而告神登歌乃首舉豐年為辭毋乃不類之甚即祖妣獨無侗乎朱傳初本亦以為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與濮氏說同其後改本作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

田祖先農方社之屬。僞申培說襲之。蘇轍則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安石則以為祭上帝。曹氏兼取蘇王之說。謂秋季大祭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序不言其所祭耳。今按頌載祭祀樂歌俱未有通用者。以數說考之。除八蜡外。固各有詩矣。楚茨祭嘗也。信南山祭烝也大田報方也。良耜報社也。我將大享也是皆無藉於此詩。若田祖之神。據毛傳以為八蜡中之先嗇。則即先農耳。他祭有詩。唯蜡祭無。此詩首以豐年祭。端正禮言。順成通蜡之意。則其為孟冬報蜡而作。無可疑者。蘇朱亦知牽引及之。而特不敢專主大抵為序中秋冬二字所誤耳。若鄒忠胤則云。此詩摘載芟中四句成文。而小異其首尾。既有載芟。此詩似可無作。然而另為一篇者。與報賽異用也。嘗觀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

時天子徧祀羣神。物品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
於龍。純九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
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
辰奉其犧牲。設其盞。盛潔其奠。除慎其采。服禋其
酒醴。帥其子孫。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
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弭其百
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姤
其讒。憑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
姓。此即詩豐年注脚也。豐年之歌。雖或上下所通
用。而於士庶尤較切。蓋舍日者有月。享舍月者有
時。類而舍時者歲乃祭。所謂士庶不過其祖家於
是乎。嘗祀是也。以洽百禮。則弭苛姤。憑合好固。姓
兼舉之矣。今按以楚語解此詩。固亦近似。但如所
云大段為士庶發耳。
載之天子之頌何居

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為幽頌

禮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畱祠於

公社及門閭鄭玄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按周禮國祭蜡則獻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固頌詩也而所言者蜡祭之事是以知其為幽頌也蜡祭在建亥之月此詩所陳報賽之事而有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之文孔穎達謂此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則正與月令合矣是以知其為蜡祭也蜡之為言索也謂合祭萬物之神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而又有天宗之祈公社門閭之祠周禮黨正職亦云國索鬼神而祭若然則凡為神者莫不與矣而獨謂是詩為報社者何也禮祭陰祀用黜牲陰祀者先儒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黜也者黑也殺時犗牲固黑脣也祭地北郊天子之禮諸侯惟祭社稷祭社必及稷也是以知其為報社也社祭一歲凡有三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一也雩祭以社以方二也孟冬大畱祠於

公社三也與祈年天宗並舉者周禮肆師之職所謂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也若門閭之祀不知何神如以為五祀中之門則既蜡而臘復又及五祀矣似不應禱祭也且既非陰祀即不用黜牲以是知此詩之作專為報社也天子諸侯禮數雖不無差殊又三代禮文或捐或益然大端要不甚相遠若八蜡之祭則已見於豐年之篇矣鄧元錫云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皆豳頌非也思文頌配天臣工噫嘻言王釐言成王皆王事載芟良耜言質淳於周頌殊音殆其豳乎豈亦公所陳豳詩後制樂因定以祈報與

畎畹良耜

紙韻

俶載南畝

紙韻

播厥百穀

屋韻

實函斯活

叶屋韻呼酷翻○賦也畎說文云治稼畎畎進也字从田从人謂治田之人也下从又說文云象人兩脰有所

躡也良耜鄭玄云利善之耜也飯載三句解俱見戴艾篇耜惟良故可以飯載南畝所謂欲善其事必利其器

也此第一節言其既耕而播種也良耜戴艾昏報賽之詩故備陳農功本末

或來瞻女

汝音

語韻載筐

豐氏本作

及筥

語韻

其饗伊黍

語韻

賦也瞻說文

也錢氏云猶

臨視也

省也鄭云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饗者也載猶運也筐筥解見采蘋篇方曰筐圓曰筥鄭云筐筥所以盛黍也愚

按或載筐或載筥見耕者之多故饗者衆也說文云周人謂餉曰饗邢昺云食人曰饗自家之野也鄭云豐年

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云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言子卯稷食菜羹為忘日貶而

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此第二節言餉田也

其筥伊糾

有韻亦叶篠韻舉

其罇斯

豐本作伊趙

篠韻周禮注

以

說文

既

薺

爾雅說文俱作秣

茶

爾雅作荼蓼

蓼韻亦叶有韻力久翻

茶蓼

有韻

止黍稷

茂

叶有韻莫後翻

止

賦也笠說文云笠無柄也孔云笠之為器暑雨皆得禦之伊語詞糾說文云繩三合

也巖聚云糾結其緣也季本云結於領下使不動也鐫

也所以耘苗也解見臣工篇趙說文云趨也攜鐫疾趨將往耘草如下文所云也薺說文云拔去田草也經

有三茶一曰苦菜爾雅所謂茶苦菜者也一曰英茶爾雅所謂葉茶者也一曰委葉爾雅所謂荼委葉者也

據爾雅注引此詩以解委葉故唐孔氏以此茶為委葉也然委葉之形狀注疏無文古今莫曉但指為穢草耳

愚考爾雅於苦菜葉茶字皆作茶而所謂委葉者字乃作荼又於別條有荼虎杖之目則虎杖名荼疑此即委

葉也疏於本條下引陶注本草云此物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班而葉圓因悟此詩以茶蓼並言當是其形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案

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茶二者蓋相昭合然則此茶之為虎杖明矣說文有茶字無蔎字或爾雅故異其字以為識別抑或本有此字而說文偶遺之皆不可知蔎既名虎杖又名委葉者蓋以此物委葉田中為田之害故與皇守田並稱皇亦生廢田中者故別號之為守田也請與博雅君子詳之又張萱云虎杖一名斑杖秋有花直出作赤子與蒟蒻相似本草入木部云作木高丈餘非也行義曰似寒蒟蒻惟花葉莖蕊差小耳當以草部為正蓼解見小密篇生水澤中白居易詩水蓼冷花紅簇簇是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孔云所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也朽說文云腐也止通作只語已辭也後倣此茂豐盛也按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種當即於斯時也此第三節言耘苗而苗成也

獲之揜揜

質韻

積

說文積

之粟粟

質韻

說文秩

秩

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

質韻

以開百室

質韻

百室盈

叶陽韻

余章翻

止婦子寧

叶陽韻

韻尼止

賦也

獲說文云刈穀也

又小爾雅云

榘榘毛傳說文爾雅注

皆以為獲聲也

又小爾雅云

榘榘謂之榘蓋謂

截禾顛之聲也

積之粟粟三句一連說積說文云聚也

粟即實顛實粟之粟左傳所謂嘉粟孔氏謂粟是禾之

堅熟詩話謂禾之字甲顛密如粟是其義也重言粟粟

者有顆粒均勻之意崇說文云嵬高也墉毛云城也孔

云城之與墉俱得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比說文云

密也櫛朱子云理髮器說文云梳篦之總名也孔云所

積聚者其高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愚按如墉分所積之一堆而言如櫛合所積之衆堆而

言以開百室者鄭云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又云

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

出必共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醪之

歡孔云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

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室則一鄰遂人職云百夫有
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也族在六鄉而引彼者鄉之
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鄭之制以言族也愚按鄭孔所引
皆周禮未必公劉時有此法曰千耦曰百室大抵皆約
略之辭強為之說則鑿矣萬尚烈云方春在田邑室皆
閑田事既畢則邑中之百室皆開以其所獲所積者入
之于室也錢天錫云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百室盈止
者孔云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也崔寔四民月令云十
月農事畢五穀既登家家儲蓄乃順時令也初言獲是
獲之于野既言積是積之于場此言開言盈則入之于
室矣婦子謂耕者之妻與子也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
嚮者終歲田間勤動至此百室既開始得入邑中而安
處也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正此
詩所云寧止者彼為豳風此為豳頌又當孟冬之時其
為周禮蜡祭所飲無可疑矣此第
四章言收穫之多而豐稔足樂也

殺時犉

陸德明
本作犉牡

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四句俱無韻未詳賦也捄牛之黑脣者按爾

雅云黑脣捄黑皆抽黑耳犛黑腹牧黑脚捲但別牛黑所在之名而不顯其身之色毛傳及說文則皆謂黃牛黑脣曰捄孔云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社稷用黝牛當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曹氏云古之人享其人必思其所自以為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為正以黃為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捄美其功也杜說文云畜父也愚按諸侯祭社稷用少牢少牢者羊豕也此詩為幽頌則是諸侯之祭而得用牡牛者以田功告成教民美報故隆其禮月令言大割祠于公社鄭玄謂大割者大殺羣牲割之也天子祭社不過以太牢為常禮而此特變云天割則必有奢于太牢之外者諸侯之禮雖殺于天子改少牢而進用特牛不為泰矣捄通作觶本作斛說文云角貌朱

子云角上曲貌按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大禮緯稽命徵則云社稷宗廟角握毛傳則云社稷之牛角尺今以有抹其角之語推之抹觶通用據詩言兕觥其觶角弓其觶必非角握當從毛說為長毛去古未遠定有所據也以似二句祭畢而祈神之辭也以似者欲來歲之有年亦如今歲也續說文云連也以續者稼穡之事國家根本所在欲世世相承勿絕也毛云續往事也鄭云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古之人謂后稷也后稷以農事開國自今以往庶藉神庥以永續其事于不替是則我君民之所深願耳一說報賽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日奉行故事庶幾不替其先耳何足答神既于萬一手亦通蘓轍云聖人之為詩道其畀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

自奮也

良耜五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一章五句一章

七句

舊作一章二十三句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秋報社稷之所歌也以為報社稷者得之獨

繫之於秋則與百室盈婦子寧之語不合嚴氏乃謂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獲唐孔氏意亦如此亦可謂強為之辭者矣朱傳了無所主申培說則云載芟亦豐年之意良耜與載芟同意其不知所適從猶朱傳也子貢傳闕文

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

幽頌也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陳祥道云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周蜡于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減號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唐孔氏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準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又周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謂此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行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按月令於臘先祖五祀之下文曰勞農以休息之先儒謂此即黨正屬民飲酒正

齒位是也禮運篇載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有主賓飲酒之禮而雜記篇又載子貢觀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以蜡禮同鄉飲酒其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脫屣升堂而燕行無算爵然則初時正齒位至其後則若狂也鄭玄周禮注云萬物助天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休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今按此詩言有實其積正孟冬謹蓋歲之時而又言烝畀祖妣以是知其為臘祭先祖也其曰胡考之寧則所謂養老而正齒位者也蜡而臘臘而養老至養老而蜡之事始畢周禮蜡必飲幽頌若此詩非幽頌則何所取之故知為公劉時臘祭之詩無疑也又按臘之義訓有二徐錯云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應劭亦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愚謂此義得之狎臘者重接之貌西京賦披紅葩之狎臘是也乃先儒相傳皆謂臘者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是則好田之戒正中飭于臘月來貢之時而謂其獵禽以祭乎不然矣或又疑周禮羅氏職有蜡則作羅襦之語謂將以羅網圍取禽也夫野虞教道田獵實在仲冬此時作羅襦亦以備用也即周禮中冬狩田獻禽享烝非臘月也宜乎此詩之言烝祖洽百禮第舉酒醴而不及禽獸也愚于雅之甫田大田頌之豐年良耜載芟與風之七月皆定為豳詩雖以周禮為據而其辭之相為出入亦確有可信者七月曰同彼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而甫田大田亦皆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也七月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而良耜亦曰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甫田累言曾孫以公劉為后稷之曾孫而大田亦言曾孫也大田言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而良耜亦言畎良耜俶載南畝載芟亦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

七月言其始播百穀而良耜載芟皆言播厥百穀實
函斯活也豐年言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而載芟于此四句全大皆同也至于甫田曰
自古有年良耜曰績古之人載芟曰振古如茲所謂
古者指后稷而言有惓惓率祖之思焉詩三百篇未
有辭意昭合之多若是者斯亦可以見其製于一時
出于一手而使朱子聞此定當
渙然冰釋不復曰未知是否矣

載芟載柞

叶陌韻
側格翻

其耕澤澤

陌韻爾雅
作郝郝

千耦其耘

陸德
明嚴

聚本俱
作耘

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陌韻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紙韻

有嘏其盥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紙韻

有略

字書

其耜

紙韻

載南畝

叶紙韻母鄙翻
說文云刈草也

賦也

鄭云始也當道作才
云除未曰柞孔穎達云

秋官柞氏掌攻艸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曹氏云除
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者也季本云以芟柞之語觀之
則似公劉始荒幽地之言也澤通作釋說文云解也郭
璞云言土解也草木既去則其土無復膠結凝滯始解
釋而可以耕未謂其已耕也耦解見噫嘻篇千耦不必
有所指嚴粲云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孔云為耦者
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耘說文云除草
間穢也蔣悌生云去草皆可訓為耘非必為去苗間草
也若以為去苗間草則始耕之時未曾播種何從有苗
曹氏云反土之後草未根株有芟柞所不盡者則復耘
之其多至于千耦也黃佐云此耘在耒種前縣縣其庶
則耘在既種後蓋耘有二等其辨如此徂說文云往也
隰說文云阪下陞也朱子云為田之處也吟說文云井
田間陌也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吟鄭云革作者千耦
或往之隰或往之吟嚴云言適于原野無曠土也侯發
語辭如伊維之類後放此主毛云家長也孔云坊記曰

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也伯毛云長子也班固云子
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亞爾雅云次也李
氏云伯之次也愚按凡仲叔季皆是也旅說文云俱也
彊說文云弓有力也人之有力似之故以為壯盛之稱
以說文云用也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言一人為家之
主受田以耕而其子之伯若亞皆與之俱為其伯亞之
中有彊壯多力者則提挈而指麾之伴之盡力於農畝
也按周禮小司徒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謂一家男女七人
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
下地所養者寡也是則一夫之子若伯若亞自非本身
受田之後總仰給于彼父所受百畝之中其旅俱耕作
有固然者噲說文云聲也毛傳云衆貌蓋衆多之聲也
鑑說文云餉田也杜預云野饋也媚說文云悅也婦田
夫之婦來饋餉也左傳冀缺耨其妻鑑之是也依說文
云倚也親近之意故鄭云依之言愛也士者男子之稱

婦人亦稱夫為士易老婦得其士夫是也思媚其婦與
思媚周姜文法相似當主婦言言思媚悅乎田中之夫
者其婦也有依其士與有噴其盥有略其耜語皆相類
當主士言言有親近乎饋盥之婦者其士也陳際泰云
農之為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勞人情莫不
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
所暱婦女自盥氣體為契又相慰藉也嚴云夫耕婦盥
騷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季云一家親愛同力
一心農夫之所以有年者蓋本於此有略其耜盥畢而
後耕也是主伯亞之事與婦無涉略當依字書通作畧
說文云刀劍刃也爾雅云利也耜耜耒首斲木為之解
見七月篇曹氏云利則入土也深俶說文云善也戴通
作緝說文云事也南畝解見七月篇言有
銳利如刀劍刃之耜以善其事于南畝也

播厥百穀

韻屋
實函斯活

曷韻亦叶屋韻呼酷驛驛兩雅作

其達

韻曷

亦叶屑韻
陀悅翻
有厭其傑
韻
厭厭其苗
韻
蕭餘餘
韓詩作民
民云衆貌
其

鹿
叶蕭韻蒲嬌
翻說文作穠
載獲濟濟
子禮翻
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紙韻亦叶齋
韻獎里翻
為酒為醴
齋韻亦叶紙
翻
烝界祖妣
韻
以洽

百禮
蘇韻亦叶紙韻力紙翻
賦也播說文云種也百
穀解見七月篇曹氏云百穀之性其寒暑濕燥高

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
以為備也實鄭云種子也孔云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

子函通作舍孔云函者容藏之意故轉為舍猶人口舍
之也活鄭云生也按活者水流聲物之生意流動亦謂

之活實函斯活者孔云言種子內函生氣也釋說文云
置騎也曰驛驛者象其出土之速孟子所謂速于置郵

也或依爾雅通作繹繹為抽絲之義言百穀次第而生
連續不斷也亦通達者自此而忽適彼之名故毛傳以

為射也鄭云出地也孔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厥通作
獸說文云飽也朱子云受氣足也傑說文云傲也按才
過人者謂之傑故鄭亦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于眾
苗也孔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
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厥但
以齊等苗多重言厥厥耳黃佐云夫百穀之生始焉固
有受氣之足而先長者矣及其既也皆受氣之足而同一
茂盛矣何者而非厥厥之苗乎隸說文云朕微也孫炎
云隸隸言詳密也庶通作穰說文云耕禾間也徐鍇云
禾已長大復鉏其間艸也萬時華云苗已同時皆長故
不可不耘嚴云芟耘庶皆除艸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開
為田先除其地上之艸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
除其土中之艸木根株也既苗而言庶是除其苗間之
草也王安石云耘以隸隸為善恐傷苗也徐光啓云莊
子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而報余詳密正與滅裂相反
獲說文云刈穀也濟之為言齊也朱子訓濟濟為人眾

貌蓋謂人衆而齊力也實嚴云穀實也按上文實函斯
活雖亦穀實但彼乃種子此則種子所生而成熟者義
自不同積說文云聚也據公劉篇以積與倉對言朱子
以為露積是也萬億及秬解見豐年篇當始穫之時但
見刈穀之人濟濟衆多所有之穀實露積甚盛其貯之
於廩則數或以萬計或以億計與前歲之陳穀因仍相
及也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秬言在廩自有次第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解亦見豐年篇惟以洽百禮義與
彼不同此特謂祭五祀
及勞農養老等事也

有飶

陸德明本作苾

其香

陽韻

邦家之

光

陽韻

有椒

陸云沈本作椒者誤

其馨

青韻

胡考之寧

青韻

匪且有

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三句無韻

賦也

說文云食

之香也

香本作番說文云芳也

徐云按尚書稼穡作甘黍甘為香會意曰邦家之光者
以大之有之年行祭祀之禮左傳所云奉盛以告謂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奉酒醴以告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
違心者其邦家之光顯孰如之若凶荒殺用氣象恭然
何光之有椒本作茱木名解見椒聊東門之粉篇孔云
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詩話
云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史繩祖云
杜牧之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于秦時只烟斜霧橫焚
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為香如有椒其
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為香如
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于漢西京以後詞
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行沉檀龍麝為香而不及
椒蘭矣曹氏云鮑椒皆酒醴芬芳之氣胡說文云生額
垂也毛云壽也解頤新語云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
此狀故詩人取之又士冠禮祝云永享胡考注胡為遐
蓋音相近考說文云老也毛云成也孔云老而有成德
也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嚴云以養耆老則老人之安
寧也愚按此即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之事正齒位者鄉

飲義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詳見小引下匪道作非且者聊且之義今今日也匪且有且言非曰聊且為之而姑有如此聊且之事匪今斯今言非自今日偶一為之而乃謂此特今日之事也振古謂振起于古昔之人即后稷也自我后稷以農事開國而其垂教于稼穡美報于蜡臘者已如此矣我今日者不過舉行故事循而勿失云爾曰且曰今亦似初遷都時語

載芟三章二章章十二句一章七句

舊作一章三十一句序

及蔡邕獨斷皆以為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所歌也今細玩詩辭無耕藉之事亦與祈社稷無涉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然辭義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申培說祖之遂云亦豐年之意彼但見萬億四語二詩相類耳而究竟其所用之地莫能明也劉公瑾疑為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此則亦

依附于烝畀祖妣一語較為近之若胡一桂之論曰載芟良耜二詩誠不見其所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或殺特牲以饋古人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信若爾則何以入此詩于頌乎予貢傳闕文

行葦美公劉也公劉有仁厚之德行燕射之禮以篤

同姓詩人美之

何以知其為公劉之詩也一徵之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

車以避葦葦再徵之列女傳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葦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仁著于天下三徵之漢王符潛夫論特引章首四句而釋之曰公劉厚德恩及艸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于心又曰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四徵之後漢書桓榮曰昔文王

莖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是何其說之鑿鑿也
彼去古未甚遠夫有所受之也故漢章帝勅侍御史
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殺伐車可以引避引避
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
天其明稱朕意亦用此事所謂公劉有仁厚之德者
也愚故以為公劉之詩焉又按公劉初遷豳而即于
同姓異姓行燕飲之禮所謂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是
也此詩之作其在遷都以後乎鄒忠肅云周禮鍾師
九夏有族夏杜子春謂族人侍奏族夏此儻是也耶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叶齊韻 盧啓翻

方苞

方體

齊韻

維葉

泥

叶齊韻乃禮翻張楫作苞苞文選注
作柅柅鄭本以章首至此為第一章

戚戚兄弟

叶紙韻 蕩以翻

莫遠具爾

紙韻豐氏本作通毛本
以章首至此為第一章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紙韻鄭本以戚戚至此為第二章今從朱傳改正興
也教通作悖說文云厚也言族生厚盛也與幽詩有教
瓜苦義同行毛傳云道也葦說文云大葭也詳見蒹葭
篇勿道作毋禁止辭踐說文云蹋也釋名云殘也使殘
壞也履亦有踐之義以愚臆之蹋之重者名踐蹋之輕
者名履郝敬云古路在井間旁近清洫多生蘆葦牛羊
往來踐踏孔穎達云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大為蘆長
成乃名為葦八月萑葦是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
時事而言葦者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
故名之葦季本云牛羊勿踐履者喻兄弟相親而不可
為賤物所傷也方且也苞以根之叢生而盤結言體錢
氏云成莖也毛云葉初生泥泥嚴粲云蓼蕭零露泥泥
為需濡貌則此言泥泥是潤澤之意蓋泥泥是濕也戚
本鉞類當通作憾趙願光云戚溷慝憾之憾因作休憾
轉訓親屬戚戚毛云內相親也孔穎達云親親起于心
內故言內相親莫亦通作毋錢天錫云興意重一勿字

設燕重一莫字慙慙篤厚之意於此已藹然可掬下皆
本此意發出其道作俱說文云借也爾通作邇說文云
近也鄭云謂進之也孔云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按儀
禮燕禮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
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所謂爾卿爾大夫即此所云具
爾也具爾正以行禮之初言凡同姓之親皆揖而進之
將與之飲燕以決洽其情欲使其不踈遠于我也舊說
謂具爾即申上莫遠之意一反言一正言耳殊無味呂
祖謙云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
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
藹然蓋見于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
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惟體之深者為能識之真德
秀云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
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挫折也况骨肉之戚而縱尋害乎
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
本而後燕樂不為虛文不然非所知也孔云禮有族食

族燕是燕族人為帝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嚴
云此詩以行葦興兄弟泥泥戚戚之辭體察精微懇款
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愚按
時公劉遺國方新同姓微弱猶魯詩之咏瓜瓞者故以
方苞方體維萊泥泥起興正言其當勤于保護急于培
植耳肆陳也筵說文云竹席也引周禮度堂以筵筵一
大授說文云予也几說文云踞几也象形徐鍇云人所
凭坐也阮譔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又馬融云几長三
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陳祥道云席常設于賓未
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
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愚按或授或設俱以執事之人
言卑幼者為設筵而已尊長者則加之以几按儀禮婚
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鄉射及燕賓
皆無几此亦燕禮而有授几者疑古禮與周異也

肆

筵設席

楚辭章句作机

授几有緝御

叶禍韻五駕翻毛本以上章或肆至此為第二章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叶禍韻居訝翻鄭氏以肆筵至此為第三章

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

叶禍韻之夜翻亦

嘉

董氏云舊書作加定本

殺

豐本

作肴脾臄

藥韻陸德明本作臄

或歌或嘏

藥韻說文作嘏毛本以或獻至此為第三章鄭

本以醢醢至此為第四章今從朱傳改正賦也設說文云施陳也从言从攴徐云攴所以驅遣使人也席與

筵雖非一物而攴可通稱或謂重曰筵單曰席或謂在下鋪陳者曰筵加之于上為人所蹈藉者曰席今按小

雅言賓之初筵是舉筵以該席也周禮司几筵序天子三重之席有莞席乃鋪陳之在下者是即所謂筵也其

加于上者有蒲席有次席則在工之重席耳莞席以小蒲為之蒲蓆以蒲弱為之次席以桃枝竹為之禮天子

諸侯席有黼黻純故字从巾中即純也純者緣也其上从庶省席以待賓客之禮賓客非一人故从庶也又曲

禮席間函犬孔疏云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
間三席是一丈鄭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孔云緝續者連
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愚按
肆筵授几蒙上文言所以待同姓之兄弟肆筵之外又
別有設席授几之外又更有繼續而趨侍者則主待異
姓之賓言舊說但以設席為重席按儀禮燕禮無加席
况上章但言兄弟下章忽言賓賓非兄弟也文王世子
有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
齒然則此言設席緝御乃所以為後章序賓立案無可
疑矣進酒於客曰獻客報主人曰酢洗酒奠置也筭說
文云玉爵也或說筭受六升按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
琖商以筭周以爵據此則筭為商爵然周亦用之春秋
傳有琖筭郊特牲云舉筭角詔妥尸禮運云醖筭及尸
君非禮也是謂借君周禮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
舉筭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
而皆飲之此周人用筭之證也琖筭爵疑三代皆有之

特所貴重異耳又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
目則尊亦有名斝者然此詩所咏是爵非尊也孔云所
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爵酒器之大名故儀
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
變其文耳愚按孔說依文作解未足深信考燕禮射禮
無用斝者疑當作觚鄭玄周禮注讀斝為受福之嘏謂
聲之誤是則斝有嘏音嘏觚聲近因訛觚為斝耳考工
記梓人云獻以爵而酌以觚一獻而三酌則一豆矣食
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
受四升一獻三酌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酌以三升之觚
也合之則為四升是謂一豆此詩言洗爵奠斝乃括乎
首尾之辭洗爵蒙上獻酌之文主人洗爵酌酒以獻賓
賓既受卒爵即洗主人所獻之爵以酢答主人主人卒
飲又獻公公酢亦如之主人卒飲乃更酌觚而自飲以
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以俟旅酬此所謂奠斝者也楚
茨言獻酬以該酢此既言獻酢而兼言奠斝乃正以表

酬耳醢本作臠說文云血醢也鄭云肉汁也賈公彥云醢者以肉為之醢汁即是肉汁醢說文云肉醬也釋名云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孔云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為之名也鄭云薦之禮非菹則醢也按周禮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糝菁菹鹿糝茆菹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麇醢蜃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雁醢筍菹魚醢王舉則共醢六十齏以五齏七醢七菹三糝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齏鄭注謂凡菹醢皆以味相成糝亦醢也有骨為糝無骨為醢作醢及糝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糝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又儀禮聘禮云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注謂屈猶錯也言交錯陳之也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

本昌本南麋糝以西菁菹鹿糝據此言諸醢者皆以醢醢為首可知此舉醢醢亦以該諸醢耳定非止此一醢也音通也列子王薦而問之是也鄭云燔用肉爇用肝嘉美也殺通作肴國語周定王云王公立飶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烝者升也切肉為殺升俎謂之殺烝即左傳所謂宴有折俎也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有體薦薦其牛體謂之房烝又鄉飲酒記云賓俎脊脅肩肺脾說文云土薦也臠本作谷說文云口上阿也按服虔通俗文云口上為臠口下為阿毛傳訓臠為函殊混嘉穀之外有脾有臠其所用何牲未之詳也以上醢醢三句即燕禮所載薦脯醢設折俎羞庶羞之事醢醢醢也燔炙脯也嘉穀折俎也脾臠庶羞也或歌或粿據旅酬之後以及樂射之時而言包下章敦弓兩段事于內見詩人錯綜變化處或歌者按儀禮燕禮載旅酬之後小臣納工以瑟授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及笙入奏

南陔白華華黍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絲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名南鵠巢采繁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即其事也此詩若作于公劉時則所歌必別有古詩要之周公制

禮監于二代其儀節當不異耳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罟按儀禮鄉射禮第二番射釋獲之後司射請以樂樂賓

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於是樂正奏騶虞以射鼓與歌相和射與鼓相應以八音之中惟獨奏鼓別

無他音如前瑟笙之類禴之故謂之徒擊鼓是則此詩所謂或罟者也章末綴此一句乃是為下章張本與獻

酬時無涉 敦豐本作弓既堅叶真韻四鍤既鈞真韻 讀者詳之 雕後同

廟諱列女傳 舍上聲矢既均真韻列女 序賓以賢叶真韻 引詩無此句 聲 傳作鈞 下續翻

毛以敦弓至此為第 敦弓既句叶宥韻居侯 既挾四鍤 四章鄭以為五章 翻說文作鼓

叶宥韻

胡茂翻四候如樹

遇韻亦叶麋

序賓以不侮

虞韻亦叶

翻毛以教弓

既向至此為第五章鄭以為第六章今從

朱傳改正賦也按燕禮燕末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

如鄉射之禮此章即其事也燕射與大射不同者燕射

主于飲酒故于大夫士俱旅之後行之取其足以勸酒

合歡而已大射主于射故在未為大夫舉旅之前行之

則為將祭擇士故也賓之初筵篇大射也何以知之以

燕術烈祖之語知之此詩燕射也何以知之以發首即

言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是其意專為藉燕樂以篤親故

知其非大射也教通作彘說文云畫弓也毛傳云天子

教弓亦作彤弓荀子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

弓今按荀何之說雖與毛傳合但彤弓乃天子所用無

實得並用之理愚意教彤異文此教弓當如魯大弓公

羊傳以為弓繡質者是也繡質陳氏禮書謂繡其紉也

考工記畫績之事五采備謂之繡弣者把中也然則天子彫弓蓋竟弓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弣而已亦謂之畫弓也堅說文云剛也按考工記工人言為弓之法橋幹欲執于火而無羸橋角欲執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角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是所謂既堅也鏃鏃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顏師古云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調均之義此既鈞亦謂調均毛傳訓為參亭是也按考工記矢人為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謂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云鏃者鐵鏃之矢名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索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散射謂禮樂之射此是禮射而用鏃矢者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愚按既堅既鈞二語即鄉射禮初納射器之事鄭云舍之言釋也孔云謂既射放矢也均說文云平徧也鄉射之禮初比三耦但誘射不釋算至第二番

射乃比衆耦於是三耦與衆耦俱射始釋算較勝負據下文言序賓以賢則此舍矢既均指三耦與衆耦俱射而言乃第二番事其第一番射不言者以其事但止于誘射故略之也序通作叙說文云次第也賓兼賓與衆賓而言季云同宗無相為賓容之道故為之立賓也儀禮注云賢猶勝也鄭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按鄉射禮釋獲者設中受八算射若中每一個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視算釋獲者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算為奇與自前適左東面坐斂算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此所謂序賓以賢者也其事大約與大射禮同詳見賓之初筵篇向本鈞曲之義但周以句弓為弊弓此既句當依舊說通作殼說文云引滿也此序賢飲解之後合三耦衆耦勝與不勝者皆再張

弓以待第三番復射上章或罟正在此時既者已事之
辭儀禮云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玄注云方持弦
矢曰挾嚴云弦縱而矢橫為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
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
挾持其矢故絃縱而矢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
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挾鄭云
射禮措三挾一今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孔云措也
挿也射用四矢故挿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
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樹植也孔
云四鏃皆中于質如手就樹之然按大射燕射之禮司
射皆命曰不貫不釋此如樹即所謂貫也燕射用獸侯
大射用皮侯俱以布為之特有畫獸栖皮之異而皆主
于貫先儒誤解射不主皮謂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
此說非也鄉射禮文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此言禮射與主皮之射之異也大射賓
射燕射鄉射皆禮射也蒐狩獲禽天子取三十焉其餘

以陳于澤宮卿大夫相與張獸皮而射之其射無侯此
主皮之射也禮射前後有三番雖此番不勝仍待後番
復升射蓋以禮讓相先不欲以不能愧人也主皮之射
但主獸皮一時之中否苟一射不勝即不得復升射其
所尚者但較勝負于力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孔子曰射
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言古禮有射不主皮之
文者為主皮之射乃尚力與禮射尚禮其科條自不同
于以見古人貴德賤力之意也舊說皆不明附記于此
侮孔云慢也愚按此第三番之射或前已中而今復中
則易侮其不中者或前不中而今獲中則易侮其前中
者故設豐飲解之禮雖第二番已有之而序賓不侮必
於此言之也按鄉射禮視算告算之後司射命弟子設
豐勝者之弟子洗解奠于豐上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
弛弓進立于射位耦揖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
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
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此

所謂不侮者也呂祖謙云舍矢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鍤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

以不侮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曾孫維主麋韻亦叶有韻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酌以大斗有韻亦叶麋韻

當口酒醴維醕麋韻亦叶有韻奴口翻

料石經以祈黃耆有韻亦叶麋韻讀如古果五翻毛本

作豎黃耆台爾雅背以引以翼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職

韻筆力翻毛本以黃耆至此為第七章鄭本作第八章今從朱傳改正賦也按儀禮燕射畢後有賓降洗升

膝觚于公之禮及行無算爵之時士執膳爵酌以進公此章所咏即其事也曾孫指公劉也按史記后稷卒子

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是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故幽雅若甫田大田皆稱之為曾孫焉又禮

凡主祭者皆得稱曾孫但此詩無言祭祀之事其為以
世次稱公劉明矣主之言君也曾孫為一國之主故曰
維主非主人之謂主人乃膳宰為之臣莫敢與君抗禮
何曾孫為主之有乎酒字从水从酉酉八月也八月黍
成以水釀之為酒醴甜酒也解見吉日篇醴說文云酒
厚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斗當依陸本通作料說文
云勺也徐錯云按字書料木有柄所以斟水毛云大斗
長三尺孔云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
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
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陳祥道云勺非斗也
勺挹于尊彝而注諸爵瓚斗挹于大器而注諸尊彝以
祈黃耆以下舉酒而祝之如此祈猶祝也黃耆解見南
山有臺篇台通作鮎說文云海魚名台背毛云大老也
鄭云大老則背有鮎文按劉熙釋名云七十曰耄頭髮
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
十曰鮎背今言黃耆謂髮白復黃則已過于耄言耆者

謂皮有班黑如凍梨色則已過于蒼然不但黃耆而已
又且進而至于皓背則老之極也鄭云在前曰引在旁
曰翼說文云耆老祺吉也介鄭云助也景福謂彰明可
見之福凡人老則志昏氣衰往往昧於所適怠于所行
故願冥冥之中若或引之謂引其志使不昏也若或翼
之謂翼其氣使不衰也蓋不特享永年之壽而且有惠
迪之吉所謂助之以景福也公劉既能篤同姓之愛又
能推之以及于異姓極其恩義于燕飲之際故一時與
燕者咸相與祝願之如此左傳云雅有行
葦昭忠信也其亦為上下交相愛而言與

行葦四章章八句

朱子云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
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

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叶韻鄭首
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序云行

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按養老乞言

無射禮鄭玄引鄉射禮文告于鄉先生君子者當
 之此乃鄉射次日勞司正之禮賓不與徵惟所欲
 故有鄉先生君子與焉燕射禮同鄉射特謂射禮
 如之非謂所行之禮皆如之也可比而一之耶朱
 子祇序謂隨文生意無復倫理是矣然疑此詩為
 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則又未免為末章曾孫
 二字所誤燕毛之禮在祭畢賓興之後如楚茨之
 燕不及異姓而况篇中又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
 燕毛之禮甚明中培偽說剽襲朱傳而子貢傳又
 并以為訓成王之詩亦未有以見其誠然序較近
 右但言周家而不斥言其世
 豈亦知其為周先世之詩耶

燕不及
 燕毛之
 并以為
 右但言

詩經世本古義卷一